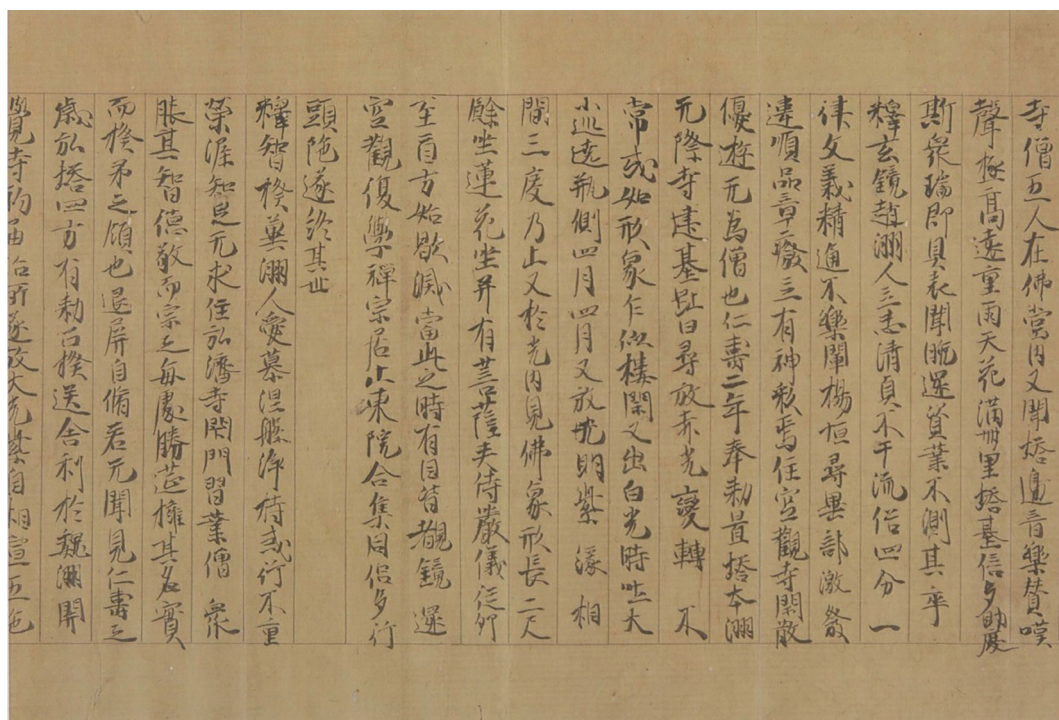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四）

〈釋玄鏡傳〉、〈釋智揆傳〉、〈釋僧範傳〉、
〈釋寶安傳〉、〈釋寶巖傳〉、〈釋明馭傳〉



興聖寺藏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〈釋玄鏡傳〉、〈釋智揆傳〉

《續高僧傳》研讀班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46 期 2026.6

《釋玄鏡傳》、《釋智揆傳》 主譯者：郭珮君

譯注範圍：卷 28，感通下・隋京師空觀寺釋玄鏡傳二十九／隋京師弘濟寺釋智揆傳三十

譯注底本：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（2016 年重印版），頁 1114-1116

隋京師空觀寺〈1〉釋玄鏡傳二十九

○原文一

釋玄鏡，趙州〈2〉人。立志清貞〈3〉，不干流俗。《四分》一律〈4〉，文義精通，不樂闡揚，恒尋異部〈5〉，激〈6〉發違順，品章廢立，有神彩〈7〉焉。住空觀寺，閑散優遊，無爲僧〈8〉也。

●譯文一

釋玄鏡，趙州人氏。他立定高潔堅定的志向，不營求世俗所好。精通《四分律》的文辭義理，不喜愛宣揚講說，不斷研尋不同部派所流傳的律典，考辨推敲矛盾與契合之處，對律儀篇章加以取捨與確立，有其風采。住於空觀寺，清閒散淡、怡然自得，是行如來行的僧侶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空觀寺：據《唐兩京城坊考》卷四，在長安城興化坊西南隅，一說爲隋開皇七年（587）駙馬都尉元孝矩捨宅而立。（參見《增訂唐兩京城坊考》，頁 170）唐・法琳《辯正論》卷四亦記載：「隋上柱國洛豫十七州諸軍事洛州刺史左翊衛將軍詢陽公元孝矩（造空觀寺）。」（T52n2110_004：0519b28-29）元孝矩於《隋書》卷五〇有傳，但未提及捨宅爲寺事，亦未提及駙馬都尉之銜。唐・張彥遠著，俞劍華注釋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三〈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・兩京寺觀等畫壁〉：「空觀寺，本周時村佛堂。繞壁，當時名手畫。佛堂在寺東廊南院。佛殿南面東西門上，袁子昂畫。又有三絕，是佛殿門扇、孔雀及二龍。」（頁 36-37）《續高僧傳》卷九〈義解篇五・釋慧藏傳〉：「釋慧藏，姓郝氏，趙國平棘人。……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於空觀寺，春秋八十有四。」（頁 320-322）隋時慧藏（六大德之一）、玄鏡皆是出身趙州、住於空觀寺的僧侶。季愛民指出，透過空觀寺的例子，可知地方僧侶入京選擇居住的寺院與供養人的統治地域有關。參見季愛民，《隋唐長安佛教社會史》，第一章「寺院的社會等級與相互關係」，頁 20-21；小野勝年，《中國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解說篇》，頁 125-126；《史料篇》，頁 189-190, 387。

- 〈2〉 趙州：州，【興】「洲」。州名。天保二年（551），北齊改北魏殷州為趙州，隋廢，改置趙郡於平棘（今河北趙縣）。唐武德元年（618）改為趙州，州治為柏鄉（今河北柏鄉），武德四年（621）徙治平棘。參見《舊唐書》卷三九〈地理志二·河北道〉。亦可參唐·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七〈河北道二〉，頁488-489。
- 〈3〉 貞：【剛】「真」。
- 〈4〉 《四分》一律：指由姚秦佛陀耶舍、竺佛念譯出之《四分律》（*Dharmagupta-vinaya*）。漢地早期雖有「五部律」並傳，然經南山律祖道宣（596-667）撰述《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》等作，將律學與大乘教義結合，建構一套契合漢地風俗且具大乘精神的戒律體系。唐高宗麟德二年（665）詔令天下僧尼依《四分律》受戒，自此該律成為中國佛教僧團之唯一準則。
- 〈5〉 異部：不同部派。梁·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三〈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第七〉：「昔甘露初開，經法是先。因事結戒，律教方盛。及豐（甄？）夢表其五分，而龜多當其異部。故知道運推移，化緣不壹矣。至于中夏，聞法亦先經而後律。律藏稍廣始自晉末，而迦葉維部猶未東被。既總集五家，故存其名錄。若乃梵文至止之歲，胡漢宣譯之人，大眾講集之處，名德書翰之文，並具舉遺事交相為證，使覽者昭然究其始末云爾。」（T55n2145_003：0020a13-20）《出三藏記集》中所列的諸部，包括《薩婆多部十誦律》六十一卷，《曇無德四分律》四十卷或分為四十五卷，《婆耨富羅律》（《摩訶僧祇律》）四十卷，《彌沙塞律》（《五分律》）三十四卷，以及未有漢譯的《迦葉維律》等五部。參見《出三藏記集》（T55n2145_003：0020a21-0021b9）。
- 〈6〉 激：【初】「趙」「撒」，【宮】「傲」。蘇小華《續高僧傳校注》中指出，根據上下文，此處應作「撒發」，意為摘發異部律典中與《四分律》相異者。（頁825）然古寫經作「激發」，暫依早期寫本。
- 〈7〉 彩：【剛】「來」。
- 〈8〉 無為僧：北涼·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五〈如來性品第四之二〉：「佛言：『……僧亦有二種：有為、無為。有為僧者名曰聲聞，聲聞僧者無有積聚……。』迦葉復言：『若有為僧，尚無積聚，況無為僧？無為僧者，即是如來，如來云何當有積聚？夫積聚者，名為藏匿，是故如來凡有所說，無所慍惜，云何名藏？』」（T12n0374_005：0391b11-25）智顗（538-897）也曾引用此說法，指無為僧是菩薩僧，對比聲聞的有為僧。參見《妙法蓮華經玄義》卷五：「《大經》云：『聲聞僧者，名有為僧。』……故《大經》云：『無為無漏，名菩薩僧。即是一地、二地，乃至十地智慧，名智慧莊嚴。』」（T33n1716_005：0741c25-0742b1）

○原文二

仁壽二年，奉勅置塔本州〈9〉無際寺〈10〉。建基趾日，尋放〈11〉赤光，變轉不常，或如形像，乍似樓闕〈12〉。又出白光，時吐大小〈13〉，巡繞瓶側。四月四日又放光明，紫綠相間，三度乃止。又於光內見佛像〈14〉形，長二尺餘，坐〈15〉蓮花座〈16〉，并有菩薩俠〈17〉侍嚴儀，從卯至酉〈18〉，方始歇滅。當此之時，有目皆覩。鏡還空觀，復學禪宗，居止東院，合集同侶，多行頭陀〈19〉。遂終其世〈20〉。

【注釋】

〈9〉 州：【興】「洲」。

〈10〉 無際寺：寺名。《廣弘明集》作「文際寺」。（見參校文獻一）

〈11〉 放：【剛】「故」。

〈12〉 闕：【興】「閑」。

〈13〉 小：【剛】「少」。

〈14〉 像：【剛】【興】「象」。

〈15〉 坐：【初】【宮】一。

〈16〉 座：【剛】【興】「坐」。

〈17〉 俠：【剛】【興】「夾」。

〈18〉 從卯至酉：《廣弘明集》作「從卯至巳」。（見參校文獻一）

〈19〉 頭陀：指頭陀行，苦行的一種。後秦·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一四〈兩過品第四十七〉：「說法者受十二頭陀：一作阿蘭若，二常乞食，三納衣，四一坐食，五節量食，六中後不飲漿，七塚間住，八樹下住，九露地住，十常坐不臥，十一次第乞食，十二但三衣。」（T08n0223_014：0320c5-9）參

●譯文二

仁壽二年，奉敕於本籍趙州無際寺立舍利塔。建立佛塔基址之日，隨即散發紅色光芒，變化轉換不定，有時如同某種形像，忽然間又看似樓閣宮殿。接著發出白色光芒，不時吐納出大小不一的光點，圍繞著舍利瓶側迴旋。四月四日再度散發光輝，紫色和綠色光芒相間，放光三次才停止。在光芒內還可以看到佛像的形狀，長達二尺多，坐於蓮花座，同時有菩薩脇侍兩旁，儀態莊嚴，從卯時到酉時，才消失不見。異相出現的時候，所有人都看見了。玄鏡回到空觀寺，另外學習禪定，住於東院，和同志僧侶結伴，常行頭陀行。直到入滅。

見郭珮君主譯，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靈達傳〉，頁242，注20。如同玄鏡一般，與同侶一起修頭陀行的記載，在《續高僧傳》中還有其他例子，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五〈釋靈潤傳〉：「釋靈潤，俗姓梁，河東虞鄉人也……依止靈粲法師，住興善寺……仁壽感瑞，懷州造塔，有勅令往……大業初歲……厭俗歸閑，遂往南山之北，西極灋、鄆，東漸玉山，依止寒林，頭陀爲業……既處叢冢，鬼神斯惱，或被推盪偃仆，或揚聲震叫者；潤獨體其空寂，宴坐如空，諸被燒者皆來依附……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，遂虧此行，乃還興善……。」（頁536-538）

- 〈20〉 世：【剛】【興】【宮】「世」，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【宋】【磧】「寺也」。早期寫本不作「遂終其寺也」，而作「遂終其世」。道宣在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八〈釋明馭傳〉中也有「遂終世矣」的寫法。（頁1119）「終世」相較於「終其寺」，雖然未必與前文提到的頭陀行相關，仍留下一些地點上的開放性，並未明確說明玄鏡最終於空觀寺入滅。事實上，在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與頭陀行相關的記載中，皆可見到於戶外入滅的例子。如梁·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一一〈習禪·釋法晤十八〉：「釋法晤，齊人。……常六時行道，頭陀山澤，不避虎兇。有時在樹下坐禪，或經日不起。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，春秋七十有九。」（T50n2059_011：0399c7-16）以及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八〈釋靈達傳〉：「釋靈達，恒州人。……達後連尋定業，追訪山野，不顧名貫，頭陀林冢，雖逢神鬼，都不怖懼。大業之始，終於墓叢。初不委之，村人怪不乞食，就看已卒，跣趺如在，因合牀殮於杜城窟中。」（頁1111）

隋京師弘濟寺〈1〉釋智揆傳三十〈2〉

○原文一

釋智揆，冀州〈3〉人。愛慕《涅槃》〈4〉，淨持戒行，不重榮渥，知足無求。住弘濟寺，閉門習業。僧衆服其智德，敬而宗之〈5〉，每處勝筵，推〈6〉其名實，而揆弗之顧也，退屏自修〈7〉，若無聞見。

●譯文一

釋智揆，冀州人氏。傾心《涅槃》之學，清淨持戒，不看重名譽優待，知足而無所求。住於弘濟寺，關起門來專心學習。僧衆佩服他的智慧德行，尊敬而推崇他，每當智揆身處盛大的經筵，都讚揚他名實相符，但智揆從不理會，依舊退避衆人獨自修習，像是沒有聽聞這些稱讚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弘濟寺：道宣在《關中創立戒壇圖經》中提到懷素律師（624-697）曾住於長安弘濟寺。（T45n1892_001：0817a7）《宋高僧傳》卷一四〈釋懷素傳〉則載為「唐京師恒濟寺」（T50n2061_014：0792b25-0793a10），懷素師僧道成傳亦作「唐京兆恒濟寺」，參見《宋高僧傳》卷一四（T50n2061_014：0791b27-c14）。小野勝年在《中國隋唐長安·寺院史料集成 史料篇》中將恒濟寺收入坊名未詳（頁338），並未收錄弘濟寺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三〈釋慧滿傳〉中傳主曾住弘濟寺：「釋慧滿，姓梁氏，雍州長安人也。父粲，歷仕隋、唐，為海、豐諸州刺史。滿……年甫七歲，即樂出家，二親素奉佛宗，不違其志……還京，住大興善……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……貞觀……七年……奉勅令任弘濟寺上座，專弘律訓，獎導僧徒……。」（頁869-870）季愛民在〈隋唐兩京寺觀叢考〉中考證弘濟寺於唐中宗神龍年間為避李弘之諱，改為恒濟寺，穆宗時又再次因避諱改為崇濟寺。
- 〈2〉 三十：【七】「廿九」。七寺本未抄錄本傳而改抄《攝大乘論》，故僅就七寺本卷首標題出注。
- 〈3〉 冀州：州，【興】「洲」。西漢武帝時置，歷經多次移治。隋開皇三年（583）罷長樂郡為冀州，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復為冀州，貞觀二年（628）還治信都。參考唐·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七，頁482-483；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2911；鄭雅如主譯，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寶積傳〉》，頁166，注1；賴依縵主譯，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二）〈釋慧藏傳〉》，頁155，注1。

〈4〉 槃：【初】【趙】「般」。

〈5〉 之：【剛】「定」。

〈6〉 推：【興】「擁」。

〈7〉 修：【興】「脩」。

○原文二

仁壽之歲，弘塔四方，有勅召揆送舍利於魏州〈8〉開覺寺〈9〉。初屆治所，遂放大光，紫白相宣，五色遽〈10〉發。有尼智曠，冷症〈11〉積年，因禮發願，乃見赤光遍室〈12〉，便吐惡物，其患即除。有患重者聞斯嘉〈13〉慶，伏枕發願，亦蒙光照，平復如本，方來塔所。其例眾夥，不復具舒〈14〉。又楊大眼者先患兩目，冥無所見，牽來至輦〈15〉，乞願求恩，即見舍利，如本明淨，斯例復眾。

●譯文二

仁壽年間各處立塔，敕召智揆護送舍利至魏州開覺寺。剛到州治，就散發盛大光芒，紫色、白色相互發揚，依序發出五色光輝。有比丘尼智曠，長年患有冷症，趁著禮敬舍利之時發願，於是見到紅色光芒佈滿整個空間，就吐出穢物，她的病症立即痊癒。有重病者聽說這個祥慶，伏臥在枕上發願，也得蒙光芒照耀，痊癒回復原狀，於是才來到舍利塔處。類似的例子相當多，不再一一詳細陳述。還有名為楊大眼者，先前雙眼有疾，無法視物，有人牽著他來到安置舍利的車輦前，發願祈求佛恩，立刻就看見舍利，像是雙目原本就明朗清澈，這樣的例子也很多。

【注釋】

〈8〉 魏州：州，【興】「洲」。大象二年（580），北周置魏州（今河北大名），隋大業三年（607）改為武陽郡，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復為魏州。參見《隋書》卷三〇〈地理志中·冀州·魏郡〉；《舊唐書》卷三九〈地理志二·河北道〉。亦可參唐·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六，頁447；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2938。

〈9〉 開覺寺：該寺據本傳，僅知位於魏州。相同寺名在隋代的記述，可見唐·文諡、少康，《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·僧道喻第八》：「隋朝僧道喻於開覺寺念阿彌陀佛，造栴檀像長三寸。後道喻忽死，經七日却蘇……化佛來迎。光明照室，眾皆聞見。即便命終，時開皇八年矣。」（T51n2070_001：0105a15-25）然據上下文未能判斷此寺是否為本文之開覺寺。

〈10〉 遽：【興】【初】【宮】「遽」。

- 〈11〉 冷疰：唐·孫思邈著，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卷一七〈肺臟·飛尸鬼疰第八〉提到「十種疰：氣疰、勞疰、鬼疰、冷疰、生人疰、死人疰、尸疰、食疰、水疰、土疰」。（頁320）唐·梁肅，《刪定止觀》卷下〈第三觀病患境者〉：「若坐禪不調，或倚慢懈怠，魔伺其便，使人骨節疼痛，病名為疰，最難治之。」（X55n0915_003：0724b3-4）蘇小華《續高僧傳校注》引《諸病源候論》卷二四〈冷注候〉，認為冷疰是一種復發性、傳染性疾病：「注者住也，言其病連滯停住，死又注易傍人也。陰陽偏虛，為冷邪所傷，留連腑臟，停滯經絡，內外貫注，得冷則發，腹內時時痛，骨節酸疼，故謂之冷注。」（頁826）
- 〈12〉 室：【宮】「空」。
- 〈13〉 嘉：【興】「喜」。
- 〈14〉 舒：【再】【趙】【郭】「書」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舒」。【郭】據【再】【趙】校改「舒」為「書」。茲據古寫經及早期刻本改回。
- 〈15〉 輦：【剛】【興】「輿」。「輦」同「輿」，泛指車。

○原文三

四月八日下塔既訖，西北雲來
〈16〉，雨花〈17〉塔上，紛霏如雪，色似黃金，寺院皆遍。道俗收取，狀如金花〈18〉。感一黑狗，莫知由〈19〉來，直入道場，周旋行道〈20〉，每日午後，與餅不食，與水便飲，至解齋〈21〉時，與粥方食。寺內〈22〉群犬非常噤〈23〉惡，一見此狗，低頭畏敬，不敢斜視。塔所樹碑，厚三尺半，忽發光彩〈24〉，狀如〈25〉琉璃，映物對視，分明悉見。又見象六〈26〉並〈27〉石碑內。至五月末來，於其碑中七變相狀，或為佛像、聖僧、雙樹，眾瑞非一。並以事聞。揆晚徙〈28〉迹終南，居閑禪寂，登陟巖藪，往而不返。

●譯文三

四月八日舍利下塔後，西北方飄來雲朵，降花於塔上，飛揚綿密如同雪花，顏色如同黃金一般，布滿寺院。僧侶、俗眾撿拾，形狀像是金花。應和此祥瑞出現了一隻黑狗，不知道是從哪來的，徑直進入道場，巡遶行道，每天過了午時，給牠餅也不吃，給水卻會喝下，到了解除齋戒之時，給牠粥才願意吃。寺院內的狗群平時特別凶惡，但一看到這黑狗，都低下頭表示畏懼敬服，不敢隨意看向黑狗。舍利塔前樹立的石碑厚達三尺半，突然發出光輝，形態如同琉璃一般，映照反射的物體，全都看得清楚。還看到六尊形象同時出現在石碑之內。截至五月底，在這座石碑中一共改變了七次形象樣狀，有時是佛像、聖僧或是雙樹，出現各種不同瑞相。這些感應全都上呈彙報。智揆晚年搬到終南山，不問世事專修禪定，登高進入山野，一去不回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6〉 來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彩」，【郭】據【興】【再】【趙】校改。
- 〈17〉 花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華」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趙】「花」。茲據古寫經及早期刻本改回。
- 〈18〉 花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華」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趙】「花」。茲據古寫經及早期刻本改回。
- 〈19〉 由：【剛】一。
- 〈20〉 行道：行道有多重意涵，此處可能指繞塔，也可能是舉行法會。參見曾堯民、許正弘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曇瑱傳〉〈釋僧世傳〉〉，頁143，注46；頁161，注19；賴依縵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二）〈釋慧藏傳〉〉，頁157，注11。
- 〈21〉 解齋：佛教中有所謂「不非時食」（Vikāla-bhojanā-veramaṇī）的重要戒律，出家僧團及在家信眾持守八關齋戒時皆須遵守。「非時」指的是不應進食的時間。在律典的定義中，一日的時間被劃分為「時」與「非時」。從清晨到正午期間進食稱為「時食」。所謂的「齋」（Vrata）在原始佛教的語境中是指「守時」，過午不食即是「齋」的核心內容。隋代舍利設塔儀式中經常伴隨著齋會，僧侶在進食完畢後，必須進行特定的咒願或誦經，並將功德迴向給施主。這一系列動作完成後，方能稱作「解齋」或「結齋」。參見鄭雅如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慧重傳〉〉，頁164，注22。
- 〈22〉 寺內：【剛】「內寺」。
- 〈23〉 噤：【興】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禁」，【郭】據【再】【趙】校改。此處噤應指噤齟，意為切齒含怒的樣子。參見《北史》卷五三〈彭樂傳〉：「舉刀將下者三，噤齟良久，乃止。」
- 〈24〉 彩：【剛】「來」，【興】「采」。
- 〈25〉 如：【宮】一。
- 〈26〉 象六：【初】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+「牙」，【郭】從之。【剛】【興】【再】【趙】「象六」。此處「象」應類同「像」，為圖象、形象之意，與象牙無關。
- 〈27〉 並：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「並」，【宮】「竝」，【再】【趙】+「現」，【宋】【磧】「竝現」。茲據古寫經改回。
- 〈28〉 徒：【剛】【興】「從」，【初】【趙】「徒」。

參校文獻

一、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，卷一七，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慶舍利感應表〉

魏州表云：所送舍利數度放光。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，或患五內，發願禮拜，病皆得愈。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，午時，天忽有一片五色雲，香馥非常，須臾之間即降金花。至九日旦復下銀花，遍滿城治。其花大者如榆莢，小者似火精。人人皆得，函盛奉獻。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胸，於舍利塔前舒左股，屈右脚。見人行道，即起行道，見人持齋，亦即持齋。非時與食不食，唯欲得飲淨水。至後日旦起解齋，與粥始喫。其寺內先有數箇猛狗，但見一浪狗，無不競來吠嚙。若見此狗入寺，悉皆低頭掉尾。當爾之時，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，盡皆不識此狗，未知從何而來。（T52n2103_017：0217c9-21）

趙州表云：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，臣等於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。二日打刹行道。舍利於塔所放赤光，從未至申，更見不同。或似像形，或似樓閣，或見白光，乍大乍小，巡繞舍利。繞瓶行道，或隱或顯，或遲或速。官人道俗莫不覩見，驚憲號咽，沸騰寺內。至四日，又放赤光，曜如金色，縱橫一尺餘，紫綠相間，前後三度，良久乃滅。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，坐於蓮華趺坐，又以二菩薩俠侍，長一尺餘，從卯至巳，見諸形相。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。（T52n2103_017：0218b23-c4）

二、唐·道宣，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，卷上，〈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〉

仁壽三年正月，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，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。其州如左：……趙州（放赤光有佛像等相）。（T52n2106_001：0412c03-12）

三、唐·道世，《法苑珠林》，卷四〇，〈慶舍利感應表并答〉

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，復分布五十三州，建立靈塔。令總管刺史已下、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，請僧行道，教化打刹，施錢十文，一如前式。期用四月八日午時，合國化內同下舍利，封入石函。所感瑞應者，別錄如左：……趙州（放赤光，瑞像無量）……魏州（數放光明，天雨寶華，人人得之）（T53n2122_040：0604a10-26）

四、五代·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·玄鏡無爲〉

趙州人。立志清貞，不干流俗。《四分》一律，文義精通，不樂闡揚，恆尋異部，激發違頓，品章廢立，有神彩焉。住空觀寺，閑散優遊，無爲澹泊。送舍利等。（B13n0079_011：0235a15-0236a1）

五、五代・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・智揆名實〉

冀州人。愛慕《涅槃》，淨持戒行，不重榮渥，知足無求。住弘濟寺，閉門習業，僧服其智德，敬而崇之。每處勝筵，推其名實，而揆不一顧，退屏自修，若無聞見。勅送舍利魏州，皆化金色矣。（B13n0079_011：0236a1-2）

引用書目

傳統文獻

- 唐・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- 唐・張彥遠著，俞劍華注釋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64。
- 唐・孫思邈，《備急千金要方》，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1955，據日本江戶醫學影摹北宋刊本影印。
- 唐・釋道宣撰，蘇小華校注，《續高僧傳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。
- 清・徐松撰，李健超增訂，《增訂唐兩京城坊考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96。

近人論著

小野勝年

- 1989 《中國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》，京都：法藏館。

史爲樂主編

- 2005 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季愛民

- 2011 〈隋唐兩京寺觀叢考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叢》26.2：98-105。
- 2016 《隋唐長安佛教社會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
郭珮君主譯

- 2025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靈達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5：239-244。

許正弘主譯

- 2024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世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2：159-164。

曾堯民主譯

- 2024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曇瑋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2：138-145。

鄭雅如主譯

2023

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慧重傳〉、〈釋寶積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1：160-172。

賴依縵主譯

2024

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二）〈釋慧藏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3：155-159。

網路資源

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漢文大藏經 <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>

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<https://ctext.org>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

<http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ihp/hanji.htm>

法鼓山地名規範資料庫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lace/>

法鼓山人名規範資料庫 <https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person/>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/index.jsp>

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<https://dict.variants.moe.edu.tw>

〈釋僧範傳〉、〈釋寶安傳〉 主譯者：胡頌

譯注範圍：卷 28，感通下・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／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

譯注底本：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（2016 年重印版），頁 1116-1117

隋京師勝光寺釋僧範傳三十一

○原文一

釋僧範，冀州〈1〉人。學大小乘〈2〉，靜務〈3〉心業〈4〉。追師禪念，傾屈〈5〉盡禮，所獲定要，倍於〈6〉同侶。住勝光寺〈7〉，以慧解〈8〉見推。

●譯文一

釋僧範，冀州人。兼學大、小乘，致力於清淨心的活動。追隨老師學習禪念，徹底實行五體投地之禮，對禪定精要的理解遠超乎一同修行的人。駐錫於勝光寺，以慧解為人推崇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冀州：西漢武帝（141-87 BCE 在位）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。原轄境相當今河北中、南部，山東西端及河南北端。後數次移治，轄境逐漸縮小。北魏置長樂郡，隋開皇三年（583）罷郡為冀州，大業三年（607）復為信都郡，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復為冀州。參見鄭雅如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寶積傳〉〉，頁 166，注 1；賴依縵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二）〈釋慧藏傳〉〉，頁 155，注 1。
- 〈2〉 小乘：Hinayāna，梵語意味狹小的車乘，相對於大乘（Mahāyāna）。注重修行、持戒，以求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為小乘，求佛果為眾生化益者為大乘。此術語最初出現在大乘經典中，具有宗派爭論的性質，現代學者較不傾向使用此一詞彙描述流傳於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泰國的上座部佛教。
- 〈3〉 靜務：靜，寂靜。離煩惱曰寂，絕苦患云靜。劉宋・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經》卷三：「究竟捨離、滅盡、離欲、寂、沒，餘色受陰更不相續、不起、不出，是名為妙，是名寂靜，是名捨離一切有餘愛盡、無欲、滅盡、涅槃。」（T02n0099_003：0015c19-22）靜務，以靜為務。唐・道宣，《新刪定四分僧戒本・序》：「若夫戒德戒宗，誠明定慧，銷煩靜務，超世超生。」（X39n0707_001：0262c2-3）

- 〈4〉 心業：心的活動、造作。姚秦·鳩摩羅什譯，《持世經》卷二〈五陰品第二之二〉：「從憶想分別覺觀生，假借而有，有所識故數名為識。以識諸物故，以起心業故，以思惟故，衆緣生相故，起種種思惟故，數名識陰。」（T14n0482_002：0648c14-17）元魏·菩提留支譯，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卷七〈如來無過功德品第八之二〉：「於三行中，常行福行，行十善法，爲淨三業：淨身業者，爲求諸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他不能害故；淨口業者，有所說法衆生樂聞故；淨心業者，於諸衆生其心平等，常入禪定故。」（T09n0272_007：0349b19-23）
- 〈5〉 傾屈：五體投地接足禮拜。劉宋·寶雲譯，《佛本行經》卷一〈如來生品〉：「以梵清音，歎其功德；躬自傾屈，頭面禮足。」（T04n0193_001：0058c29-0059a1）唐·道宣，《釋門歸敬儀》卷上：「慈尊久謝，唯留影像，導我慢幢。是須傾屈接足，而行禮敬。」（T45n1896_001：0858a7-8）
- 〈6〉 於：【剛】「餘」。
- 〈7〉 勝光寺：開皇十年（590）隋文帝（581-604 在位）爲四子蜀王秀（?-618）所立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八〈習禪三·釋曇遷傳〉：「（十年春）尋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，即以王爲檀越，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，受王供養。」（T50n2060_018：0573a10-13）本在大興城豐樂坊，大業元年（605）徙至光德坊西南隅故幽州總管燕榮（?-603）宅。宋·宋敏求纂修，《長安志》卷一〇〈唐京城四〉：「本隋幽州總管燕營宅，大業元年，自豐樂坊徙勝光寺於此。」（頁 3a）唯依《隋書》卷七四〈酷吏傳〉「燕營」當作「燕榮」。見李志鴻、曾堯民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八）〈釋道英傳〉〉，頁 125，注 21；林聖智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誕傳〉〉，頁 147，注 9；鄭雅如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寶積傳〉〉，頁 167，注 9；吳國聖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法朗傳〉〉，頁 206，注 1。
- 〈8〉 慧解：慧，【剛】惠。透過經論的閱讀，而對慧學有所理解。參見曾堯民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曇瑯傳〉〉，頁 139，注 7。

○原文二

及帝建塔 〈9〉，下勅徵召，送舍利於本州覺觀寺 〈10〉。每至日沒，常放光明，黃赤交焰，變化非一 〈11〉。沙門僧辯患耳四年 〈12〉，聞聲如壁 〈13〉，一覩舍利，兩耳

●譯文二

隋文帝建舍利塔時，敕召僧範護送舍利至他本籍冀州的覺觀寺。每到日落時分，舍利往往綻放光芒，黃色、紅色的光焰交互閃耀，變幻多端。有一位法號僧辯的沙門罹患耳疾四年，聽聲音就像隔著牆壁一樣。當他一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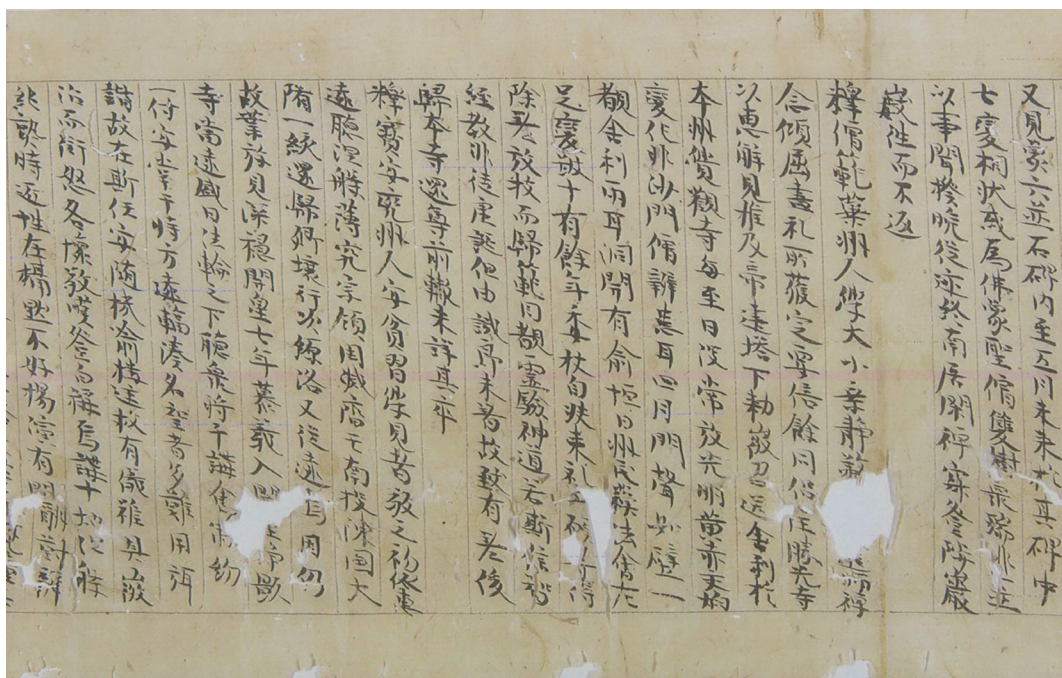
洞〈14〉開，有逾〈15〉恒日。州
〈16〉民蘇法會左足攣跛十有餘年，
委杖自扶，來禮乞願，尋得除差
〈17〉，放杖而歸。範目覩靈驗神道
〈18〉若斯，信知〈19〉經教非徒虛
誕，但由誠節〈20〉未著，故致有
差。後歸本寺，還遵〈21〉前轍
〈22〉，未詳其卒。

到舍利，雙耳突然暢通，比患疾前還要清楚。冀州州民蘇法會左腳因蜷曲而跛行十幾年，他拄著拐杖來禮拜求願，馬上便康復，放下拐杖直接回家。僧範親眼目睹舍利如此神奇靈驗，確信經典中的教導並非虛假荒誕，只是因為誠心不足，才会有差失。後來他回到勝光寺，繼續遵循過去的修行，不清楚何時圓寂。

【注釋】

- 〈9〉 建塔：隋文帝於仁壽元年（601）、二年（602）、四年（604）詔令各州建置舍利塔。見許凱翔主譯，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〈釋道密傳〉，頁216-217，注15。冀州建塔事在仁壽二年。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一七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慶舍利感應表〉：「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，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，令總管、刺史已下，縣尉已上，廢常務七日，請僧行道，教化打刹，施錢十文，一如前式。期用四月八日午時，合國化內，同下舍利，封入石函。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。」（T52n2103_017：0217a25-b1）其下有冀州所上表，唯表文所記盲僧得見舍利事不見於傳文，傳中耳疾沙門事亦未錄於表文。見參校文獻一。
- 〈10〉 本州覺觀寺：本州，本籍所在的州郡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九〈義解篇五·釋僧粲傳〉：「仁壽二年，文帝下勅置塔諸州……帝大悅曰：『法師等豈又不以欲還鄉壤，親事弘化。宜令所司備禮，各送本州。』」（T50n2060_009：0500b12-19）覺觀寺，在冀州治西北，唐易名為開元寺。李芳民，《唐五代佛寺輯考》，頁117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〇〈義解篇六·釋靖玄傳〉記有冀州沙門明則制〈覺觀寺碑〉為楊素（544-606）稱賞事。又見唐·道宣，《大唐內典錄》卷五〈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七·諸寺碑銘三卷〉：「翻經沙門釋明則所撰。則本冀人，生知挺秀，文彩之盛，聞于鄉曲。初未之齒也，及製〈覺觀寺碑〉，楚公楊素見而重之，追入京室，預參傳譯。述作銘頌論序等，備于別集。」（T55n2149_005：0280b7-11）
- 〈11〉 一：【剛】一。
- 〈12〉 年：【剛】【興】「月」。
- 〈13〉 聞聲如壁：聞，【剛】「門」。聲音像受到牆壁阻擋一樣不清楚。唐·白居易撰，謝思煒校注，《白居易詩集校注》卷三〈華原磬〉：「樂工雖在耳如壁，不分清濁即為聾。」（頁294）

- 〈14〉 洞：【興】「恫」。
- 〈15〉 逾：【剛】「俞」。
- 〈16〉 州：【興】「洲」。
- 〈17〉 差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【郭】「瘡」。「差」爲「瘡」的本字，今從早期諸本。
- 〈18〉 道：【興】「通」。
- 〈19〉 知：【剛】「智」。
- 〈20〉 節：【剛】「即」。
- 〈21〉 遵：【剛】「尊」。
- 〈22〉 轍：【興】「徹」。



金剛寺藏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《釋僧範傳》、《釋寶安傳》

隋京師淨影寺釋寶安傳三十二

○原文一

釋寶安，兗州〈1〉人，安貧習學，見者敬之。初依慧遠〈2〉，聽涉〈3〉《涅槃》〈4〉，博〈5〉究宗領。周滅齊亡〈6〉，南投陳國。大隋一統，還歸鄉壤，行次涇洛〈7〉，又從遠焉，因仍故業，彌見深隱。開皇七年〈8〉，慕義〈9〉入關，住淨影寺〈10〉。當遠盛日，法輪之下聽眾將千，講會制約，一付安掌。于時遠方〈11〉輻湊，名望者多，難用緝諧〈12〉，故在斯任。安隨機喻接，匡救有儀，雖具徵治〈13〉，而無〈14〉銜怨〈15〉，各懷敬嘆，登白〈16〉稱焉。講《十地》〈17〉、《涅槃》，純熟時匠〈18〉。性存攝〈19〉嘿，不好揚演，有問酬對，辯瀉〈20〉泉流。

●譯文一

釋寶安，兗州人。安於貧窮，修習佛學，見到他的人都尊敬他。一開始跟隨慧遠，聽講《涅槃經》，廣泛深入地探究宗旨綱領。北周滅齊後，投奔南方的陳國。至隋朝統一，返回故鄉，途中經過洛陽，再次跟隨慧遠，繼續過往的修行，而更加深刻隱微。開皇七年（587），寶安欽慕慧遠的德行，遂跟隨他到長安，駐錫淨影寺。在慧遠聲勢最旺的時候，聽他弘法的有將近千人，而講會中的秩序規範全由寶安負責。當時聽眾由四方遠道而來，有許多有名望的人，難以彼此協調和睦相處，因此將這個任務交給寶安。他順著時機情境譬喻接引，導正挽救皆不失義法。即使施加懲罰，也沒有人埋怨，大家都懷抱尊敬嘆服之情，立刻表示處置合宜。他講述《十地經論》與《涅槃經》特別純熟，超越當時善於講經之人。生性靜默，不喜歡張揚，但遇到詢問求教則言詞辯給如水泉流瀉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兗州：州，【興】「洲」。兗州，西漢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，原轄境相當於今山東西南部及河南東部地區。後數次移治，轄境逐漸縮小。隋大業二年（606）改為魯州，唐武德五年（622）復為兗州。唐·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〇〈河南道六·兗州〉：「隋大業元年於兗州置都督府，二年改為魯州，三年改為魯郡。十三年為賊徐圓朗所據，武德五年討平圓朗，改魯郡置兗州。」（頁263-264）《舊唐書》卷三八〈地理志一·河南道〉：「兗州上都督府 隋魯郡。武德五年，平徐圓朗，置兗州，領任城、瑕丘、平陸、龔丘、曲阜、鄒、泗水七縣。」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1636。
- 〈2〉 慧遠（523-592）：敦煌人，後居上黨高都郡（今山西省高平市）。隋開皇三年（583），文帝為他建立淨影寺，故後世稱為淨影慧遠。與天台宗開山祖師智顗（538-597）、三論宗創始者吉藏（549-623）並稱為隋代三大師。十六歲赴鄴，博涉大小經論，轉益多師，頗負盛名，追隨者眾。後攜學侶返高都清化寺弘法。北

周武帝法難時潛隱於汲郡西山，大象二年（580）北周宣帝於兩京立陟謁寺，慧遠應召入東陟謁寺（少林寺）。《續高僧傳》卷八有傳。見林聖智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璨傳〉〉，頁154，注9、10。

- 〈3〉 聽涉：聽講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〇〈義解篇六・釋法總傳〉：「少以誦《涅槃》爲業，既通全部，志在文言，未遑聽涉。十餘年中，初不替廢。後聽玄義，便即傳講，前後二紀，領悟非一。」（T50n2060_010：0505c14-17）同書卷一四〈義解篇十・釋道悉傳〉：「趣曇延法師……荷擔陪隨，遊栖宮闕，講悟談述，皆筵下筵，欣敘玄奧，每思擊節，故聽涉乃多而特覽其綱要。」（T50n2060_014：0533a3-7）同書卷一五〈義解篇十一・釋智徽傳〉：「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，於《大涅槃》偏洞幽極。」（T50n2060_015：0541b25-26）同書卷二五〈感通上・釋洪獻傳〉：「少履道門，早明律檢。聽涉勞頓，遂兩目俱暗。」（T50n2060_025：0649c22-23）參見倉本尙德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五）〈釋洪獻傳〉〉，頁157，注4。
- 〈4〉 涅槃：指北涼曇無讖（385-433）所譯《大般涅槃經》，共四十卷，又稱《大涅槃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大經》。參見郭珮君、李志鴻、顏娟英、許正弘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四）〈釋圓通傳〉〉，頁144，注3。
- 〈5〉 博：【剛】【興】「薄」，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博」。
- 〈6〉 周滅齊亡：北周武帝於建德三年（574）毀佛，建德七年（578）春，北齊覆滅後武帝召集本在東方的名僧，宣布廢教。慧遠於殿中抗辯不果，遂潛於汲郡西山修習佛法。見《續高僧傳》卷八〈釋慧遠傳〉。又《續高僧傳》卷一〇〈義解篇六・釋寶儒傳〉：「後至鄴下依止遠公，《十地》微言，頗知綱領。值周喪法寶，南歸在陳。達命清通，亟振名譽。自隋氏戡定，文軌大同，便歸洛汭，還師於遠。聽《大涅槃》首尾三載，通鏡其旨，即蒙覆述。遠自處坐，印可其言。慕義相從，還居淨影。」（T50n2060_010：0507a20-25）是可想見當時慧遠門人弟子景況。關於北周武帝滅佛，參見塚本善隆，《北朝佛教史研究》，頁463-671。其後佛教徒的活動，參見劉林魁，〈北周滅佛後佛教的復興歷程〉，頁19-24。
- 〈7〉 瀍洛：瀍，【剛】【興】「源」。瀍，同澗，水名。源出河南洛陽西北，東南流經舊縣城東入洛水。漢・孔安國，唐・孔穎達，《尚書注疏》卷六〈禹貢〉：「伊、洛、澗、澗，既入于河。」（頁85）瀍洛爲澗水、洛水的並稱，代指洛陽。如《周書》卷三六〈鄭偉傳〉：「河內公親董衆軍，克復澗、洛，率土之內，孰不延首望風。」《舊唐書》卷一九四〈突厥傳〉：「數年之後，遂傾澗、洛。」
- 〈8〉 開皇七年：隋文帝於開皇七年（587）延請慧遠與慧藏（523-606）、僧休、寶鎮、洪遵（530-608）、曇遷（543-608）等六位高僧入京弘法，駐錫大興善寺。

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八〈習禪三・釋曇遷傳〉：「開皇七年秋，下詔曰：『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……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，並將入京。當與師崇建正法，刊定經典。且道法初興，觸途草創，弘獎建立，終藉通人。京邑之間，遠近所湊，宣揚法事，為惠殊廣。想振錫拂衣，勿辭勞也。……』時洛陽慧遠、魏郡慧藏、清河僧休、濟陽寶鎮、汲郡洪遵，各奉明詔，同集帝輦。遷乃率其門人，行塗所資，皆出天府。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，特蒙禮接，勞以優言。又勅所司，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，王公宰輔，冠蓋相望。雖各將門徒十人，而慕義沙門，勅亦延及，遂得萬里尋師，於焉可想。」（T50n2060_018：0572c4-21）關於隋文帝徵召六大德事，見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頁10-12。杜斗城，〈釋慧遠〉，頁144-150。

- 〈9〉 慕義：欽慕仁義，《續高僧傳》中多見於表達對高僧的追隨，或直接代指追隨高僧的僧人。前者如注6所引釋寶儒「慕義相從，還居淨影。」又如卷二六〈感通下・釋靈達傳〉：「從遠公學義，咸知大意，因即依隨，三業無捨。及遠之入京輦，慕義相從。」（T50n2060_026：0673a2-4）卷二六〈感通下・釋道嵩傳〉：「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，陶染積時，遂寢幽極。隨入京室，為慕義學士，同侶推崇『道心人』也。」（T50n2060_026：0676b14-16）後者如卷一一〈義解篇七・釋志念傳〉：「念登座震吼，四答冰消，清論徐轉，群疑潛遣。由是門人慕義，千計盈堂，遂使義窟經笥，九衢同軌。」（T50n2060_011：0509b4-6）卷一九〈習禪四・釋法喜傳〉：「時屬運開，猶承饑荐，四方慕義，相次山門，便減撤衣資，用充繼乏。」（T50n2060_019：0587b24-26）由注8所舉卷一八〈習禪三・釋曇遷傳〉：「雖各將門徒十人，而慕義沙門，勅亦延及，遂得萬里尋師，於焉可想。」（T50n2060_018：0572c19-21）可知寶安雖依從慧遠，但不在「門徒十人」之列，是由於隋文帝的特許故得入關同住於淨影寺。
- 〈10〉 淨影寺：於通化坊十字街北，隋文帝為慧遠所立。慧遠曾於此講說《涅槃經》、《十地論》等，法化甚盛，並於此示寂。《續高僧傳》卷八〈義解篇四・釋慧遠傳〉，開皇七年：「於時勅召大德六人，遠其一矣。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，創達帝室，親臨御筵。敷述聖化，通孚家國。上大悅，勅住興善寺，勞問豐華，供事隆倍。又以興善盛集，法會寔繁。雖有揚化，終為事約。乃選天門之南，大街之右，東西衝要，遊聽不疲，因置寺焉，名為淨影。……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，皆海內英華，法輪前轍，望京趣寺，為法道場。……開皇十二年春，下勅令知翻譯，刊定辭義。其年卒于淨影寺，春秋七十矣。」（T50n2060_008：0491a21-b8）小野勝年，《中國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史料篇》，頁173-175。
- 〈11〉 遠方：【剛】「方遠」。

- 〈12〉 緝諧：和睦、協調。《宋書》卷四五〈劉道濟傳〉：「比傳人情不甚緝諧，當以法御下，深思自警，以副本望。」《北齊書》卷四三〈李稚廉傳〉：「稚廉緝諧將士，軍民樂悅。」
- 〈13〉 徵治：「徵」通「懲」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三〈義解篇九·釋慧暲傳〉：「暲據法徵治，情無猜隱。」（T50n2060_013：0522c12）同書卷二八〈讀誦篇第八〉：「要約法句，誦鎮心神。廣說緣本，用疎迷結。遂能條貫本支，釋疑滯以通化；統略玄旨，附事用以徵治。」（T50n2060_028：0690c15-17）
- 〈14〉 無：【剛】—。
- 〈15〉 怨：【興】「怒」。
- 〈16〉 登白：白，【宋】【磧】【郭】「自」。登白，立即表示、反應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三〇〈雜科聲德篇第十·釋慧明傳〉：「偏意宗猷，達悟登白者，其量弘矣。」（T50n2060_030：0701a15-16）
- 〈17〉 十地：指《十地經論》十二卷，為世親（Vasubandhu）對於《十地經》的解釋，地論宗的正典。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（508）起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譯於洛陽，歷時四年完成。參見林聖智主譯，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誕傳〉，頁147，注5。
- 〈18〉 時匠：當時善於說法之人。梁·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八〈釋法瑗傳〉：「時靈根寺又有法常、智興，並博通經論，數當講說。常迺尤能劇談，為時匠所憚。」（T50n2059_008：0376c28-0377a1）同卷〈釋僧宗傳〉：「先是北土法師曇准，聞宗特善《涅槃》，迺南遊觀聽。既南北情異，思不相參。准乃別更講說，多為北士所師。准後居湘宮寺，與同寺法身、法真並為當時匠者。」（T50n2059_008：0380a3-7）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七〈習禪篇之二·釋智顗傳〉：「陳宣帝下詔曰：『禪師佛法雄傑，時匠所宗。訓兼道俗，國之望也。』」（T50n2060_017：0565a27-29）
- 〈19〉 攝：收斂。僧伽斯那撰，蕭齊·求那毘地譯，《百喻經》卷二〈飲木笛水喻〉：「汝欲得離者，當攝汝六情，閉其心意，妄想不生，便得解脫。何必不見，欲使不生？」（T04n0209_002：0548c24-26）
- 〈20〉 瀉：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「寫」。【郭】【趙】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瀉」。【剛】本等早期版本多作「寫」，故從之。蘇小華校注亦作「寫」，釋為陳述。見唐·道宣撰，蘇小華校注，《續高僧傳校注》，頁1426。然而「寫」為「瀉」之本字，如漢·鄭玄注，唐·賈公彥疏，《周禮注疏》卷一六〈地官·稻人〉：「以澮寫水。」（頁246）漢·董仲舒著，清·蘇輿義證，《春秋繁露義證》卷七〈考功

名)：「其爲天下除害也，若川瀆之寫於海也。」(頁178)此處比喻寶安之辯才如泉流湧瀉，仍取傾瀉之意爲是。

○原文二

仁壽二年，奉勅置塔於營州〈21〉梵幢寺〈22〉，即黃龍城〈23〉也，舊有十七級〈24〉浮圖，權〈25〉在其內安置舍利。當夜半上〈26〉，並放白光，狀如雲霧。初唯一丈，漸大滿院，明徹朗然，良久乃滅。前後三度，相類並同。舊有石〈27〉龜，形狀極大，欲作函用，引致極難。匠石規模，斲截成函，三分去二〈28〉。安自思念：「石大函小，何由卒成？」懼日愆期，內懷憂灼，比曉看之，其石稱函，自然分析，不〈29〉勞鑄〈30〉琢，宛尔〈31〉成就。函雖神造，計應大重，薄用拖曳，輕迅若馳，不勞至寺，便依〈32〉期限，深〈33〉慶情願。晚還京寺，不測其終。

●譯文二

仁壽二年(602)，奉敕命於營州梵幢寺建舍利塔。(此地)即是黃龍城，舊有十七層高的佛塔，遂姑且先將舍利安置於內。在半夜時，舍利和塔一起發出白光，彷彿雲霧一般。一開始只有一丈，漸漸擴大，瀰漫整座寺院，清澈明亮，許久才熄滅。前後發生了三次，狀況都類似。此地本有石龜，形制極爲巨大，打算用來製作舍利函，但難以搬動。工匠估量，作成石函要裁掉三分之二。寶安暗自想：「石材大而舍利函小，要怎麼完成呢？」害怕耽誤時程，心中焦慮，到早上一看，石材已合乎舍利函，自然分離解析，不需雕鑿，便切合完美。舍利函雖是神功所造，但預料應當十分沉重，稍稍試著拖曳，竟輕捷快速彷彿奔馳般，不須費力便到了寺院，因而得以依照期限完成使命，(寶安)爲能如願實現感到深深慶幸。其後他又回到長安的寺院，不知道最後的情況。

【注釋】

〈21〉 營州：州，【興】「洲」。營州，古十二州之一，相當於今河北、遼寧及朝鮮等地。十六國間幾度廢置，北魏太平真君五年(444)復設，治所在龍城縣(今遼寧朝陽)，後又經廢置，轄境逐漸縮小。隋開皇初置，大業初廢，唐武德元年復置。唐·杜佑，《通典》卷一七八〈州郡八·古冀州上·柳城郡·營州〉：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，龍山之南，所謂福德之地也，乃營制宮廟，改柳城爲龍城，遂遷都龍城，號新宮曰和龍宮。後燕慕容寶、北燕馮跋，相繼都之。後魏置營州。後周武帝平齊，其地猶爲高寶寧所據。隋文帝時討平寶寧，復以其地爲營州；煬帝初州廢，置遼西郡。大唐復爲營州，或爲柳城郡。」(頁4716)《舊唐書》卷三九〈地理志二·河北道〉：「營州上都督府：隋柳城郡。武德元年，改爲營州總管府，領遼、燕二州，領柳城一縣。七年，改爲都督府，管營、遼二州。」史爲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2279。

〈22〉 梵幢寺：在今遼寧省朝陽市，唐易名為開元寺，遼復更名為延昌寺。1986年在朝陽北塔地宮發現遼代維修的題記磚，上有刻文曰：「霸州邑衆諸官，同共齊心結緣，弟三度重修。□有寶安法師奉隨（隋）文帝勅葬舍利，未獲，請後知委。」（見圖一）張劍波、王晶辰、董高，〈朝陽北塔的結構勘察與修建歷史〉，頁35；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朝陽市北塔博物館編，《朝陽北塔：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》，頁97，133-134。

〈23〉 黃龍城：即「營州」注中之「龍城」。今遼寧朝陽市。曾為前燕、後燕、北燕首都，北燕號黃龍國，故又稱黃龍城。北魏太延二年（436）攻陷該城後改制營州。《魏書》卷一三〈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〉：「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，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，皆刊石立碑。」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2291。

〈24〉 級：【剛】「劫」。

〈25〉 權：【初】【再】「擁」。

〈26〉 夜半上：夜半的時候。後漢·支婁迦讖譯，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〈四事品第三〉：「如淨眼人夜半上向視星宿不可計，晝日思念悉見。」（T13n0418_001：0906c2-3）明·張宇初、邵以正、張國祥編，《正統道藏》第10冊《太上靈寶五符序》卷上〈食日月精之道〉：「食星之精上升太清，常以日出、晡時、日中、夜半上，念北極太皇星咒曰……」（頁734）。明·張宇初、邵以正、張國祥編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1冊《太上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》：「太極真人曰：修靈寶飛行三界之道，當以夜半上思太極斗中有八星八魁，正圓中有赤衣人，文綵五色，即吾身也。」（頁588）

〈27〉 石：【興】一。

〈28〉 二：【剛】+「分」。

〈29〉 不：【剛】【興】一。

〈30〉 鐫：【剛】【興】「營」，【趙】「雋」。

〈31〉 宛尔：明顯、真切貌。陳致雍〈唐故金華大師正和先生劉君碑銘并序〉：「毀綴則屈身若恒，淹襲而顏色不變。翩然蟬蛻，宛爾形留。皇上撫几移時，增悼永傷。」見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卷八七五，頁9157。



0 4 8 12厘米

圖一：〈地宮題記磚拓片〉
（引自：《朝陽北塔：考古發掘與
維修工程報告》，頁97）

〈32〉 依：【宋】【磧】「衣」，【郭】據【興】【趙】【再】校改爲「依」。

〈33〉 深：【剛】「浮」。

參校文獻

一、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，卷一七，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慶舍利感應表〉

冀州表云：舍利放光，五色照滿城治。時有一僧，先患目盲，亦得見舍利。復有一人，患腰脚攣躄十五年，自舍利到州所，是患人禮拜發願，即得行動。

（T52n2103_017：0218c27-0219a1）

營州舍利，三度放光，白色舊龜石自然折解，用爲石函。（T52n2103_017：0219c10-11）

二、唐·道世，《法苑珠林》，卷四〇，〈慶舍利感應表并答〉

營州：三放白光，感得古石解作函。（T53n2122_040：0604a15-16）

冀州：有患盲人及躄皆差。（T53n2122_040：0604a18）

三、五代·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·僧範定要〉

冀州人。學大小乘，得定要門，倍餘同侶。住勝光寺，患解有稱。勅送舍利本州覺觀寺，有靈在傳焉。（B13n0079_011：0236a2-3）

四、五代·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·寶安撫衆〉

哀州人。安貧習學，見者敬之。初依惠遠，聽涉《涅槃》，博究宗旨。至隋入關，住靜影寺。當遠講下，聽眾將千，委安經撫，匡救有儀。勅送舍利營州梵幢寺，石自分爲函等。（B13n0079_011：0236a3）

五、元·曇噩，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》，卷一七，〈忍辱學·攝念科·隋僧範〉

冀人也。學兼大小乘，而於靜業尤所篤志。造詣深遠，流輩莫不屈服。住勝光寺，山林之士，承其譽膺至。平居無所教誡，其嬉笑慢罵，使人動有悟入。噫，異矣！詔葬舍利於州之覺觀寺，塔存至今。（X77n1522_017：0217b17-20）

六、元·曇噩，《新修科分六學僧傳》，卷二二，〈精進學·義解科·隋寶安〉

兗州人。初從慧遠法師，研究《涅槃》，義解之譽，籍甚於北。及周齊之亡，乃南走陳氏，以究所未至。開皇初，輿圖混一，安因入關，住淨影寺。仁壽二年，詔置塔於營州，即古之黃龍城也。故有梵幢寺，十七級浮圖，時因以舍利奉安，其內議者以爲得策。（X77n1522_022：0264a19-23）

引用書目

傳統文獻

- 漢·孔安國，唐·孔穎達，《尚書注疏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。
- 漢·董仲舒著，清·蘇輿義證，《春秋繁露義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。
- 漢·鄭玄注，唐·賈公彥疏，《周禮注疏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。
- 唐·道宣撰，蘇小華校注，《續高僧傳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1。
- 唐·杜佑，《通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。
- 唐·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- 唐·白居易撰，謝思煒校注，《白居易詩集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。
- 宋·宋敏求纂修，《長安志》，收入《宋元方志叢刊》第1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。
- 明·張宇初、邵以正、張國祥編，《正統道藏》，臺北：新文豐，1985。
- 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。

近人論著

塚本善隆

- 1974 《北朝仏教史研究》，《塚本善隆著作集》第2卷，東京：大東出版社。

杜斗城

- 1983 〈釋慧遠〉，《敦煌學輯刊》創刊號（總4）：144-150。

小野勝年

- 1989 《中国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》，京都：法藏館。

湯用彤

- 2000 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《湯用彤全集》第2卷，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。

史爲樂主編

- 2005 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李芳民

- 2006 《唐五代佛寺輯考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
張劍波、王晶辰、董高

- 1992 〈朝陽北塔的結構勘察與修建歷史〉，《文物》1992.7：29-37, 59。

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朝陽市北塔博物館編

- 2007 《朝陽北塔：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。

劉林魁

2011 〈北周滅佛後佛教的復興歷程〉，《寶雞文理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1.2：19-24。

郭珮君、李志鴻、顏娟英、許正弘主譯

2020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四）〈釋圓通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4：144-165。

倉本尙德主譯

2020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五）〈釋洪獻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5：157-163。

李志鴻、曾堯民主譯

2022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八）〈釋道英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8：122-139。

許凱翔主譯

2022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〈釋道密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9：214-226。

林聖智主譯

2023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誕傳〉、〈釋明璨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1：146-155。

曾堯民主譯

2024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曇階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2：138-145。

鄭雅如主譯

2023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寶積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1：166-169。

賴依縵主譯

2024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二）〈釋慧藏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3：155-159。

吳國聖主譯

2025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法朗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5：206-219。

網路資源

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漢文大藏經 <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>

一行佛學辭典搜尋 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uddhism/dictionary-google.html>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<http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ihp/hanji.htm>

佛學規範資料庫 <http://authority.dila.edu.tw/>

《釋寶巖傳》、《釋明馭傳》 主譯者：詹晏怡

譯注範圍：卷 28，感通下・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／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

譯注底本：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（2016 年重印版），頁 1118-1119

隋京師仁覺寺釋寶巖傳三十三

○原文一

釋寶巖，幽州〈1〉人。標意《十地》〈2〉，次綜《毗曇》〈3〉，末〈4〉究《成實》〈5〉，故於宗部〈6〉涉獵繁焉，戶牖〈7〉玄文，疏條〈8〉本〈9〉幹，時傳富博。而性殊〈10〉省事，不樂談說〈11〉，苦祈敷散〈12〉，精理載揚〈13〉。住京下〈14〉仁覺寺〈15〉，守道自娛，無事交〈16〉厚。

●譯文一

釋寶巖，幽州人氏。他最初鑽研《十地經論》，接著綜覽《阿毗曇》（論藏），最後研究《成實論》，因此對經論與其相關的學說、論述涉獵繁多，通曉不同學派的玄妙文句，又能疏理條列其中的本原與主幹，當時人相傳他學識豐富廣博。然而其性格喜好精簡，不喜言談說話，有人苦苦祈求寶巖演說佛法，精深的義理方得以傳播宣揚。他住於京師的仁覺寺，以遵守佛道自得其樂，不與人深厚交往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幽州：隋大業三年（607）改幽州為涿郡，唐武德元年（618）復改幽州。北魏以降轄境漸減，州治為薊縣（今北京城西南）。《隋書》卷三〇〈地理志中・冀州〉；《舊唐書》卷三九〈地理志二・河北道〉。
- 〈2〉 十地：指《十地經論》十二卷，是世親針對《十地經》所著的論書。《十地經》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在北魏永平年間（508-512）譯出，為地論宗的根本經典之一。見林聖智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誕傳〉〉，頁 147，注 5。
- 〈3〉 毗曇：「阿毗曇」的簡稱，指佛教三藏之一的論藏，與經、律合為三藏，是用以解釋、分析與論說佛教教法的典籍總稱。毗曇一詞亦可指「毗曇學」，即部派佛教圍繞論藏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學問體系。根據上下文，這裡「毗曇」應指論藏的典籍。參見中村元，《弘說佛教語大辭典 上卷》，頁 21。

- 〈4〉 末：【剛】【興】【趙】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末」，【郭】據【再】校改，茲從之。《釋氏六帖》亦作「末」。參見參校文獻一。
- 〈5〉 成實：指《成實論》，為訶梨跋摩所著的佛教論典，共十六或二十卷。內容主要闡述四諦（苦、集、滅、道）的意義，是成實宗的重要論典之一。由鳩摩羅什（344-413）在姚秦弘始十三至十四年（411-412）之間譯出，《成實論》的研究由此展開，到了南北朝時期達到鼎盛。沖本克己、菅野博史編，釋果鏡譯，《興盛開展的佛教：中國Ⅱ隋唐》，頁105-115。參見曾堯民主譯，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曇塔傳〉》，頁138，注2。
- 〈6〉 宗部：此處可能指的是經論或者從經論發展出來的各種主張、論述或學說派別。湯用彤〈論中國佛教無「十宗」〉一文，指出在佛教領域裡，宗有兩個意思。隋唐以前，隨著更多佛教經典的譯出，講經與經論的研究也跟著蓬勃發展，佛教徒對佛經的內容產生不同的解釋與說法，這時所謂的宗指的是宗旨、主張或學說的派別，也可意指經論的理論體系。然而，隋唐時期，過去形成的學派逐漸發展出自成一格、具有一套特定教義、理論與儀式作法的宗教集團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出現了宗的另一個意思，也就是教派、宗派。關於宗的意思與隋唐時代諸宗派的成立，參見湯用彤，〈論中國佛教無「十宗」〉；沖本克己、菅野博史編，釋果鏡譯，《興盛開展的佛教：中國Ⅱ隋唐》，頁57-70。
- 〈7〉 戶牖：學派、門派。南朝梁·劉勰，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：「夫自六國以前，去聖未遠，故能越世高談，自開戶牖。」
- 〈8〉 條：【初】「修」。
- 〈9〉 本：【剛】「大」。
- 〈10〉 殊：【興】+「有」。
- 〈11〉 說：【剛】【興】—。
- 〈12〉 敷散：演說佛法、經典。劉宋·沮渠京聲譯，《佛說進學經》：「又有二施：飲食美味以安身命；敷散經典開微悅聽。食施安身，法施遷神」（T17n0798_001：0744b24-25）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二〈義解篇八·釋辯相傳〉：「還返京都，大弘法席，常聽學士一百餘人，並得領袖當時，親承音誥。大業之始，召入東都，於內道場敷散如故。」（T50n2060_012：0520a10-12）
- 〈13〉 載揚：充滿、宣揚、傳播的意思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三〈義解篇九·釋神照傳〉：「年十二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。于時載揚律藏，學徒雲集」（T50n2060_013：0528c27-28）。唐·道宣，《關中創立戒壇圖經·大唐乾封二年四月朔日荊南渚宮沙門釋無行戒壇舍利贊》：「粵自荊岫，尋真太一，希世之

風，載揚茲日。」(T45n1892_001:0818c16-17)唐·玄奘譯，唐·辯機撰，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：「既無令德，又非時習，恥辱俱至，醜聲載揚。」
(T51n2087_002:0877a11-12)

- 〈14〉 京下：京城之中。大唐太上皇（武則天）製，《大寶積經并序》：「中宗孝和皇帝，循機履運，配永登樞。神龍二年令住京下，於崇福寺翻譯此經。」(T11n0310_001:0001b07-08)《高僧傳》卷八〈義解五·釋法安傳〉：「釋法安，姓畢，東平人，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。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，光幼而爽拔，博通內外多所參知。安年在息慈，便精神秀出，時張永靖斌公講，并屈召名學。永問斌云：『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』。」(T50n2059_008:0380a10-14)
- 〈15〉 仁覺寺：據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四〈釋智正傳〉載，仁覺寺係於隋仁壽元年（601）由虞慶則（?-598）所建，並延攬智正入駐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四〈義解篇十·釋智正傳〉：「仁壽元年，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，為奏寺額，造仁覺寺延而住之，厚禮設御。」(T50n2060_014:0536b13-15)此說有誤。虞慶則於《隋書》有傳，其官至右僕射，且於開皇十七年末因罪伏誅。另外唐·法琳《辯正論》提及尚書右僕射虞慶則建造沖覺寺：「奕葉衣纓，朝廷杞梓。志識詳幹，器宇淹通。善六國之音，達四方之俗。既總彝倫之要，偏知帷策之機。而篤信居懷，片善必記。興福建寺，所在行檀。大起法堂，廣羅佛殿。於襄州造盧舍那夾紵像，高一百二十尺，相好奇異，靈應殊常。」(T52n2110_004:0519a24-b2)這裡的沖覺寺是否等同仁覺寺，並不清楚。仁覺寺是仁壽二年詔建舍利塔諸寺之一，《廣弘明集》記述了所出現的瑞相。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一七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慶舍利感應表〉：「仁覺寺，五月十二日未時，有風從西南而來，香氣氛氲，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。當夜雨銀屑天花，芭蕉枝葉、櫻欄莖櫨上，人皆拾得，大小如前無異。」(T52n2103_017:0219c27-0220a01)
- 〈16〉 交：【興】「炎」。

○原文二

仁壽下勅〈17〉，召送舍利于本州
〈18〉弘業寺〈19〉，即元魏孝文帝
〈20〉之所造也，舊号光林〈21〉。依
峰帶澗，面勢〈22〉高敞，多挾〈23〉
徵異〈24〉，事遵〈25〉清肅，故使
行僻〈26〉之徒必致驚〈27〉悚，由
斯此眾濫迹〈28〉希過。

●譯文二

仁壽年間（二年），隋文帝下詔，召請寶嚴護送舍利到他家鄉幽州的弘業寺。此寺為北魏孝文帝所建，舊名光林。寺院依傍著山峰，環繞著山澗，地勢高敞開闊，時常出現異相，寺中事務清正肅穆，因此使品行乖僻之徒必然心生驚恐敬畏，在這僧眾中那些虛偽蒙混的人也很少敢有過失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7〉 仁壽下勅：指仁壽二年（602）隋文帝（581-604 在位）下詔於五十一州設置舍利塔，本傳之幽州即為其一。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一七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慶舍利感應表〉：「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，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。」（T52n2103_017：0217a25-26）參見今西智久，〈隋仁壽舍利事業の基礎的考察——「勅使大德」と起塔地をめぐる〉。
- 〈18〉 本州：指寶巖的本籍所在地幽州。《續高僧傳》中關於仁壽二年（602）舍利塔興建的敘述中，經常可見「本州」一詞。今西智久考證「本州」是指奉送舍利僧人的籍貫或與其相關的地方，像是他們所駐錫寺院所屬的州郡。參見今西智久，〈隋仁壽舍利事業の基礎的考察——「勅使大德」と起塔地をめぐる〉，頁 57-62。
- 〈19〉 弘業寺：前身為光林寺，建於北魏時代，隋代時改名為弘業寺。隋之後多次改名，唐開元年間（713-741）改稱天王寺，金大定年間（1161-1189）則改為大萬安禪寺，到了明宣德年間（1426-1435）再次改名為天寧寺。根據北齊天統四年（568）光林寺尼靜妃石碑造像銘文（出土地不明），北魏、北齊時的弘業寺（當時稱光林寺）為尼寺。史樹青推測可能為了建造仁壽舍利塔而將光林寺改名為弘業寺，並將其改為僧寺。銘文如下：「天統四年三月一日，光林寺尼靜妃為亡姊造玉像一區……。」另外，唐景福元年（892）〈憫忠寺重藏舍利記〉提及仁壽二年隋文帝為了埋藏舍利命人在幽州造塔一事，然而並不清楚此塔是否在弘業寺境內。〈憫忠寺重藏舍利記〉：「茲舍利者，昔隋文帝潛龍日，有梵僧自印土至，授舍利一瓶曰：『此釋迦佛遺形耳，檀越可為主。』洎登寶位，年號開皇，至廿年改『仁壽』。至仁壽二年壬戌正月，勅天下大州一百處建舍利塔。時幽州節制竇抗，創造五層大木塔，飾以金碧，扁舍利於其下。」參見史樹青，〈北魏幽州光林寺考〉；盛會蓮，〈隋唐時期幽州弘業寺藏舍利史事考〉。
- 〈20〉 元魏孝文帝：北魏孝文帝元宏（467-499，471-499 在位），原姓拓跋，北魏第七位皇帝。在位期間遷都洛陽，禁用鮮卑語，改行漢語，並鼓勵胡漢通婚。孝文帝推崇佛教，使得佛教廣為流行。遷都之後，洛陽寺院林立，造像活動興盛。參見石松日奈子，《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》，頁 139-180。
- 〈21〉 光林：寺名，弘業寺前身。參見注 19。
- 〈22〉 面勢：面，【興】「而」。指地勢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九〈興福篇九·釋住力傳〉：「陳中宗宣帝，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。宏壯之極罄竭泉府，迺勅專監百工，故得揆測指擬面勢嚴淨。」（T50n2060_029：0695a09-11）宋·陳田夫，《南嶽總

勝集》卷中〈雲居寺〉：「在廟西北登山七里，馬氏所葺。有凝碧亭，面勢陡絕，下瞰岳南之境，一覽俱盡，為遊客頓歇之所。」（T51n2097_002：1070b10-12）宋·陳舜俞，《廬山記》卷二〈敘山南篇第三〉：「金輪峯、上霄峯正居其後，左右盤礴，面勢平遠。昔人卜其基，曰：是山有翔鸞展翼之勢。」（T51n2095_002：1032b12-14）

- 〈23〉 挾：夾帶。《魏書》卷一二〈紀十二·孝靜帝〉：「帝好文學，美容儀。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，射無不中」；《舊唐書》卷一三〈紀十三·德宗李适〉：「諫議大夫田登奏言：『兵部武舉人持弓挾矢，數千百人入皇城，恐非所宜。』」
- 〈24〉 徵異：異相、異象。《續高僧傳》屢見用例，例如其書卷一八〈習禪三·釋僧照傳〉：「每居幽隱，頻感徵異，乃高恒度，恐致驚俗」（T50n2060_018：0578b18-19）。
- 〈25〉 遵：【剛】「尊」。
- 〈26〉 行僻：行走偏僻之路，也可指行事不走正道，為其引申的意思。唐·尸羅達摩譯，《佛說迴向輪經》：「無怙無救，無目無依，無將無導，遊行僻路」（T19n0998_001：0577b11-12）。《史記》卷一一二〈主父偃傳〉：「元朔二年，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，上拜主父為齊相。」《晉書》卷七五〈范甯傳〉：「遂令仁義幽淪，儒雅蒙塵，禮壞樂崩，中原傾覆。古之所謂言偽而辯，行僻而堅者，其斯人之徒歟！」
- 〈27〉 驚：【剛】「敬」。
- 〈28〉 濫迹：參雜、混在其中。唐·玄奘譯，唐·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六：「我惟多福，濫迹僧中，歲月亟淹，行業無紀。」（T51n2087_006：0902c17-18）

○原文三

自開皇將末〈29〉舍利到前，山恒傾搖〈30〉，未〈31〉曾休〈32〉止，及安塔竟，山動自息。又仁壽初歲，天降剃刀三十三枚，用甚銛利〈33〉，而形制殊別，今僧常用以剃剪也。又初造石函〈34〉，明如水鏡，文同碼礪〈35〉，光似琉璃〈36〉，內外照徹，紫焰光起。

●譯文三

自從開皇末年、舍利送達之前，山體便持續傾斜晃動，從未停歇，直到舍利安置入塔完畢之後，山的震動才自然停止。另外，在仁壽初年，天上降下三十三把剃刀，用起來感覺非常鋒利，其形制十分特別，現在僧人仍常使用它們來修剪毛髮。又當初磨造（舍利）石函時，其表面明亮猶如水鏡，紋理就像瑪瑙一般，光澤類似琉璃，內外通透照徹，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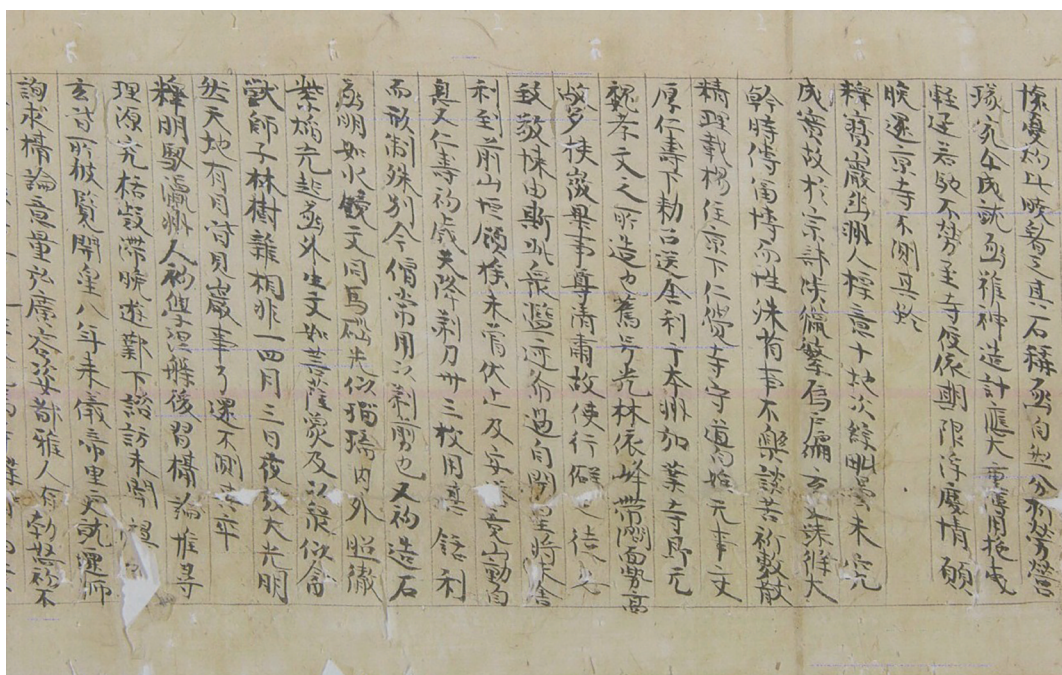
函外生文〈37〉如菩薩像〈38〉，以及眾仙〈39〉、禽獸〈40〉、師子、林樹，雜相非一。四月三日夜，放大光明照〈41〉天地，有目皆見。巖事了還，不測其卒。

發出紫色的焰光。石函的表面浮現出紋路，似是菩薩像，以及諸多仙人、禽獸、獅子、林樹，各種形象混雜其中，不只一種。四月三日的夜晚，（石函）發放出巨大光明照耀天地，有眼睛的人都看見了。寶巖完成舍利入塔之事就回去了，沒人知道他的離世。

【注釋】

- 〈29〉 未：【興】「未」。王劭〈舍利感應記〉提及隋文帝與皇后在長安法界尼寺建塔，並安置舍利，此舍利在開皇十五年（595）放光，光從塔基升起繞著相輪旋轉。若根據此文，這裡關於舍利在開皇末年出現的敘述或許所指的是這個事件。唐·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卷一七〈佛德篇第三之三·舍利感應記〉：「皇帝昔在潛龍，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，出舍利一裏曰：『檀越好心，故留與供養。』沙門既去，求之不知所在。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，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，或少或多，並不能定。……皇帝、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，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，其下安置舍利。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，自基而上，右繞露槃，赫若冶鑪之焱，一句內四如之。」（T52n2103_017：0213b26-c11）
- 〈30〉 搖：【興】「柱」。
- 〈31〉 未：【興】+「道」。
- 〈32〉 休：【剛】「伏」。
- 〈33〉 鈇利：鋒利。唐·慧智譯，《讚觀世音菩薩頌》：「若人逢值猛師子，牙爪鈇利如刀劍，瞋目吼喚來食人，稱念觀音便免害。」（T20n1052_001：0067c5-6）
- 〈34〉 石函：放置舍利的石造容器。舍利奉藏的方式是先將其置於金瓶之中，接著將金瓶納入琉璃瓶，再把琉璃瓶放入銅函，也就是層層套合，最後一同收藏於石函之中。《廣弘明集》中有類似關於弘業寺舍利石函的記載，其中如這裡的敘述，石函表面如水鏡，發出紫色的焰光，其紋理像瑪瑙，光澤則類似琉璃。此外，石函的表面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圖樣，變化不定。然而，不同這裡的敘述，《廣弘明集》明確指出要到四月八日舍利放入石函之後，其表面才浮現各種不同的圖樣。參見參校文獻三。關於仁壽舍利石函，參見長岡龍作，〈仁壽舍利塔の思想と舍利容器〉，頁36-43；曾堯民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蓋傳〉〉，頁135，注16；許正弘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世傳〉〉，頁162，注22。

- 〈35〉 碼碯：碼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馬」；碯，【初】「璫」。碼碯爲石英結晶的礦石，帶有平行環狀的紋路，質地細膩，顏色多樣。爲佛教七種寶石之一。七寶爲金、銀、琉璃、砮磲、瑪瑙、眞珠、玻璃或玫瑰。關於佛教七寶，參見定方晟，〈七宝について〉。
- 〈36〉 琉璃：琉，【剛】【興】「瑠」。一種寶石，深藍或紫藍色，爲佛教七寶之一。見許正弘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僧昕傳〉〉，頁252，注62。
- 〈37〉 文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【郭】「紋」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文」。茲依古寫經及其他早期刻本改成「文」。
- 〈38〉 像：【剛】「象」。
- 〈39〉 仙：【剛】「似」。
- 〈40〉 獸：【初】【再】「狩」。
- 〈41〉 照：【剛】「然」。



金剛寺藏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《釋寶嚴傳》、《釋明馭傳》

隋京師無漏寺釋明馭傳三十四

○原文一

釋明馭，瀛州〈1〉人。初學《涅槃》〈2〉，後習《攝論》〈3〉，推尋理源，究括疑滯。晚遊鄴下〈4〉，諮訪未聞，隱義重〈5〉玄，皆所披覽。開皇八年，來儀帝里〈6〉，更就遷師〈7〉詢求《攝論》。意量弘廣，容姿都雅〈8〉，人有勃怒，初不改容，眾服其忍力〈9〉也。住無漏寺〈10〉，講誦〈11〉爲業。

●譯文一

釋明馭，瀛州人氏。最初學習《大般涅槃經》，後來研習《攝大乘論》，推求佛理的源流，探究搜尋經義疑難與阻滯之處。後來遊歷到鄴城，諮詢訪問未曾聽聞的典籍，對於深奧難解的部分，也都一一閱覽。開皇八年（588），來到京城大興，進一步向曇遷請教並探求《攝大乘論》。他胸襟寬大，容貌儀態優雅，有人對他突然發怒，他的面容始終不變，眾人都佩服他的忍辱力。住於無漏寺，以講解、誦讀佛經爲業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〉 瀛州：北魏太和十一年（487）將定、冀兩州置瀛州，治在趙都軍城（今河北河間），轄境相當於今河北保定市、博野縣以東、肅寧、泊頭、滄州、鹽山等縣市以北，大清河以南地區。隋大業初改爲河間郡。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復爲瀛州。參見史爲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2965。
- 〈2〉 涅槃：即《大般涅槃經》。見林聖智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璨傳〉〉，頁153，注5。
- 〈3〉 攝論：《攝大乘論》的簡稱，爲印度無著所撰，是瑜伽行派（即唯識學）的根本論典之一。見鄭雅如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慧重傳〉〉，頁161，注7。
- 〈4〉 鄴下：指鄴城、鄴都。爲東魏、北齊的首都，北齊滅亡後，北周在此設置相州，將鄴縣改爲靈芝縣，隋開皇十年（590）又恢復鄴縣舊名。見郭珮君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三）〈釋道豐傳〉〉，頁151，注6。
- 〈5〉 隱義重：【剛】□□□。
- 〈6〉 帝里：首都、京都，此指隋首都大興城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九〈義解篇五·釋僧粲傳〉：「自號爲三國論師，機譎動人是所長也。開皇十年迎入帝里，勅住興善，頻經寺任，緝諧法衆治續著聲。」（T50n2060_009：0500b04-06）

- 〈7〉 遷師：即曇遷（542-607）。俗姓王氏，饒陽人，曾在鄴都向曇遵法師學習，後來棲隱山林，研究《華嚴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地持經》，撰有《攝大乘論疏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疏》、《唯識論疏》等著作。開皇七年（587），駐錫大興善寺，致力推廣《攝大乘論》，使其成為北方唯識學主要的經典。生平事蹟見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八〈習禪三・釋曇遷傳〉。參見李志鴻、曾堯民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八）〈釋道英傳〉〉，頁126，注22。
- 〈8〉 都雅：雅，【興】「𡇗」。優雅、嫺美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五〈義解篇十一・釋慧眺傳〉：「在寺後松林坐禪，見有三人形貌都雅，赤服禮拜，請受菩薩戒訖」（T50n2060_015：0539b27-29）。
- 〈9〉 忍力：忍辱，為六波羅蜜之一。六波羅蜜指的是大乘菩薩修行的六個善行、德目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（智慧）。
- 〈10〉 無漏寺：【剛】【興】「大」＋。位在長安。唐武德初年荒廢，而後貞觀二十二年（648），為了祈求母親文德皇后（601-636）的冥福，當時還是太子的高宗發願在無漏寺、淨覺寺兩地舊址興建寺院，並將其命名為慈恩寺。慈恩寺位於晉昌坊，寺域廣大，有十餘院、一千八百九十七間。參見小野勝年，《中國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史料篇》，頁84-115；小野勝年，《中國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解說篇》，頁55-69。關於慈恩寺的歷史，參見小野勝年，〈長安の慈恩寺とその文化〉。
- 〈11〉 誦：【興】「論」。

○原文二

仁壽中年〈12〉，勅請送舍利于濟州〈13〉崇梵寺〈14〉。寺〈15〉基帶危峰〈16〉，多饒異樹，山泉〈17〉盤屈，脩竹蒙天，實佳〈18〉地也。剋日〈19〉將下，寺有育王瑞像〈20〉，乃放三道神光，遍于體上，金石榴色，朗晃奪精，經一食頃〈21〉，乃遂漸歇。又聞磬聲〈22〉，搖曳長遠，寺東巖上唱善哉〈23〉聲〈24〉，清暢徹心〈25〉，追尋莫委。

●譯文二

仁壽二年（602），隋文帝敕命（明馭）護送舍利到濟州的崇梵寺。寺院地基建在險峻的山峰上，奇異的樹木繁多茂盛，山泉纏繞曲折，高大的竹林遮蔽天空，實為一處佳地。到了預定安置舍利入塔的日期，寺裡供奉的（阿）育王瑞像竟然發出三道神異的光芒，遍照佛身，有著金紅石榴般的色彩，明亮閃耀奪人心神，經過了約一頓飯的時間才逐漸消退。又聽到擊磬的聲音，飄盪悠久遙遠。寺院東邊的山崖上，傳出善哉的聲音，清朗流暢直透心中，追尋其來源，卻無人能知。

【注釋】

- 〈12〉 仁壽中年：仁壽二年。濟州崇梵寺舍利入塔一事，發生在這一年。隋文帝於仁壽元年、二年以及四年，三度下詔設置舍利塔。參見大野雅仁，〈隋朝佛教政策の一側面：舍利塔事業を中心として〉。
- 〈13〉 濟州：北魏設置，治所在碣磳城（今山東茌平縣西南），轄境相當於今河南范縣、山東聊城、東阿、肥城、陽谷、高唐等縣市間地。隋開皇初廢，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年復置，轄境縮減。參見史爲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1991。
- 〈14〉 崇梵寺：創建時間不詳，但似乎到了唐代還持續存在。王維〈寄崇梵僧〉詩中的「崇梵」爲寺名，其位於山東省的東阿附近，爲濟州轄縣。這首詩可能是王維被貶到濟州時所作。參見入谷仙介，《王維研究》，頁165-166。1982年在山東平陰縣出土一件隋代舍利石函，距今山東省東阿縣或東阿鎮約二、三十多公里。石函有內外兩重，呈現正方形，石函的蓋頂刻有「大隋皇帝舍利寶塔」。由於石函出土的地方並未發現建築相關的遺物，其是否即爲崇梵寺所埋藏的仁壽舍利塔容器，尚難確定。參見邱玉鼎、楊書杰，〈山東平陰發現大隋皇帝舍利寶塔石函〉。
- 〈15〉 寺：【剛】【興】一。
- 〈16〉 峰：【初】【宮】一。
- 〈17〉 泉：【宮】【宋】【磧】「衆」。
- 〈18〉 佳：【剛】「光」。
- 〈19〉 剋日：限定日期。《舊唐書》卷六九〈侯君集傳〉：「君集率兵至柳谷，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，國人咸集。」
- 〈20〉 育王瑞像：像，【剛】「象」，【興】「蒙」。傳說爲印度阿育王（268-232 BCE 在位）或其第四女所造之瑞像。現存最早的例子是四川省成都市西安路出土、梁太清五年（551）的阿育王像（圖一），但根據慧皎《高僧傳》，早在四世紀初阿育王像就已經存在。道宣的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收錄了許多關於阿育王像的傳說，在這類故事中，阿育王像的出現經常與靈驗感應有關。金子典正推測阿育王像的傳說，可能是在412到432年間成立。阿育王像爲立像，身穿通肩袈裟，其長至膝下但露出腳踝，上下有U字形的衣紋，底下著有長裙。李玉珉認爲阿育王像的原型可能是融合犍陀羅和秣菟羅風格的造像。金子典正，〈阿育王像濫觴考——阿育王像說話の成立をめぐる〉；李玉珉，〈阿育王像〉；雷玉華、顏勁松，〈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〉。



圖一：梁太清五年（551）阿育王像
（引自：《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（第三卷）：三国・南北朝》，圖版 248）

- 〈21〉 食頃：吃一頓飯的時間，形容時間很短。《漢書》卷四五〈息夫躬傳〉：「血從鼻耳出。食頃，死。」
- 〈22〉 磬：【興】「聲」，【宋】□。佛教法器之一。主要有兩種，一種源自中國古代樂器，構造扁平，懸掛在木架上。另一種形狀與佛鉢相似，又稱圓磬、大磬，置於佛桌右邊，行香、誦經、念咒、剃度等時候，以木棒敲擊鳴之。磬的材質多樣，可為石造、銅造、鐵造或者玉製。唐代石磬與銅磬並存，然而到了宋代，石磬式微，銅磬則十分普及。磬主要作為打器，用來聚眾，或者在法會中標示不同儀式行為的起始與結束。元·德輝重編，《勅修百丈清規》卷八〈法器章第九〉：「大殿早暮住持、知事行香時，大眾看誦經呪時，直殿者鳴之。唱衣時，維那鳴之。行者披剃時，作梵闍黎鳴之。小手磬，堂司行者常隨身，遇眾諷誦鳴之，為起止之節。」（T48n2025_008：1156a14-17）磬也有使人發起善念的功能。宋·道誠集，《釋氏要覽》卷下〈瞻病〉：「打無常磬。增輝記云：『未終時長打磬，令其聞聲，發其善思，得生善處。』智者大師臨終時，語維那曰：『人命終時，得聞磬聲，增其正念。惟長惟久，勿令聲絕，以氣盡為期。』」（T54n2127_003：0306c27-0307a01）參見岡崎讓治監修，《仏具大事典》，頁 194-200；蔵田蔵編，《日本の美術 16 仏具》，頁 45-51；李時銘，〈論中古時期石磬與銅磬之遞嬗〉。
- 〈23〉 善哉：很好、太好了，常為佛祖表示贊同、讚嘆的語句。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：「普賢菩薩入是三昧已，十方世界海諸佛悉現，彼諸如來各各讚言：『善哉！善哉！善男子！汝乃能入此三昧正受，是皆盧舍那佛本願力故。』」（T09n0278_003：0408b17-20）
- 〈24〉 聲：【剛】「巖」。
- 〈25〉 心：【初】【趙】【宮】「止」。

○原文三

又，舍利函上，光高三尺，狀如花樹。本送舍利，分爲〈26〉二粒。出琉〈27〉璃瓶相隨而轉，並放光明。有黃白雲從西南來，聲如雨相，流音樂聲，正當塔上，凝〈28〉住不動。復見二花從雲中出，或時上下，大鳥群飛，迴旋塔上。又於雲中現仙人頭，其數無量。於此之時，莘州〈29〉城人見諸仙人從空〈30〉東來，向于〈31〉魏州〈32〉。馭當斯運〈33〉，欣慶嘉瑞，說不可盡。民百〈34〉捨物，積之如山，並用構塔。沙門五人生逢奇瑞，捨戒爲奴〈35〉，供養三寶。因勒〈36〉銘紀，廣如別傳〈37〉。獻后〈38〉昇霞〈39〉，造禪定寺〈40〉，召而處之，遂終世矣。

●譯文三

又，舍利函上方，有光芒高達三尺，形狀猶如開滿花的樹。原本護送的舍利，一分爲二。舍利從琉璃瓶出來，彼此相隨轉動，都發出光芒。有黃白色的雲氣從西南方飄來，發出如下雨的聲音，也有音樂聲流出，雲正好飄到了塔的上方，便聚集停住不動。又見到兩朵花從雲中顯現，時而飄升，時而飄降。大鳥成群飛來，圍繞盤旋塔上。又在雲中出現仙人頭像，數量多到無法計數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莘州的城民看到諸多仙人從空中往東方飛來，朝著魏州的方向而去。明馭正好遇上此景，欣喜歡慶這些瑞相，高興地說也說不完。爲數衆多的百姓紛紛施捨財物，堆積如山，都用來建造舍利塔。有沙門五人碰上這個奇瑞，捨棄戒律、還俗爲奴，以勞力供養佛、法、僧三寶。於是將這些事跡刻在碑銘上，更詳細的內容另載於其他的傳記文。文獻皇后逝世後，（隋文帝）爲她建造禪定寺，召請明馭前往駐錫，最終他在該寺圓寂。

【注釋】

〈26〉 分爲：【宋】【磧】「函上」+，【郭】據【興】【再】【趙】校刪。根據參校文獻三，舍利從一粒神變爲二，而仁壽初年隋文帝於三十州建舍利塔，每塔各分得舍利一顆。除了濟州舍利，《續高僧傳》卷二六〈釋曇觀傳〉描述仁壽二年曇觀護送舍利到定林寺，該舍利從一粒爲三分：「州民禽巨海者患瘧六年，聞舍利至，自書請瑞。見本一粒分爲三分，色如黃金，乍沉乍舉」（T50n2060_026：0672c25-27）。

〈27〉 琉：【剛】【興】「瑠」。

〈28〉 凝：【剛】「」，【興】「擬」。

〈29〉 莘州：莘，【剛】【興】「華」。華州與舍利奉藏的濟州相隔甚遠，而莘州與濟州皆在山東，兩者皆爲仁壽二年立塔之州。莘州，隋開皇十六年（596）設置，治所在清邑縣（相當於今山東莘縣），大業初改爲莘縣。見陳怡安主譯，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〈釋智隱傳〉》，頁231，注21。關於各地仁壽舍利塔所在位置的地圖，見今西智久，〈隋代佛教政策研究〉文末附圖「仁壽舍利塔建立地 地圖」。

- 〈30〉 空：【剛】【興】「雲」。
- 〈31〉 于：【剛】「」。
- 〈32〉 魏州：北周大象二年（580）設置，治所在貴鄉縣（今河北大名）。隋大業三年（607）改爲武陽郡，唐武德四年（621）復爲魏州。參見史爲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 2938。見郭珮君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四）〈釋智揆傳〉〉，頁 127，注 8。
- 〈33〉 運：際遇、遭逢到的物事。《隋書》卷一〈高祖紀上〉：「假黃鉞、使持節、大丞相、都督內外諸軍事、上柱國、大冢宰、隋國公，應百代之期，當千齡之運，家隆台鼎之盛，門有翊贊之勤。」
- 〈34〉 百：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【宮】「百」；【郭】「皆」。【郭】本漏校此字，並依古寫經及其他早期刻本改成「百」。另外，蘇小華的校注本已改爲「百」字。這裡的百字有爲數衆多的意思。
- 〈35〉 捨戒爲奴：奴，【興】「」。這裡應是爲了供養三寶，所以捨戒爲奴，從事勞務。因爲易犯殺生之戒，印度佛教禁止受戒僧人從事勞務。類似沙門捨戒爲奴的記錄，可見梁·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一二〈亡身第六·釋曇稱傳〉：「見有老人，年八十，夫妻窮悴，迺捨戒爲奴，累年執役。而內修道德，未嘗有廢，鄉隣嗟之。」（T50n2059_012：0404a16-21）這種自貶身分、成爲奴僕的做法，在佛教裡被視爲一種捨身行爲。南北朝時代，不僅僧人如此，中國的皇帝也曾實踐類似的捨身方式，透過降低自身的至尊地位、過著更爲簡樸的生活，以布施與供養三寶。關於捨戒爲奴與捨身的行爲，參見沖本克己、菅野博史編，釋果鏡譯，《興盛開展的佛教：中國 II 隋唐》，頁 68-69；顏尚文，〈梁武帝受菩薩戒及捨身同泰寺與「皇帝菩薩」地位的建立〉，頁 66-82；名畑応順，〈支那中世に於ける捨身に就いて〉，頁 30-34。
- 〈36〉 勒：刻、寫。《魏書》卷九五〈鐵弗劉虎傳〉：「遂僭稱皇帝於灞上，號年爲昌武，定都統萬。勒銘城南，頌其功德。」
- 〈37〉 別傳：一般記載人物軼聞逸事的傳記文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二一〈明律上·釋覺朗傳〉：「玄素通感，榮慶相誼。朗具表聞，廣如別傳。」（T50n2060_021：0612b03-4）參見鄭雅如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一）〈釋慧達傳〉〉，頁 152，注 14。
- 〈38〉 獻后：文獻皇后（544-602），獨孤氏，諱伽羅，河南洛陽人，十四歲時成爲隋文帝之妻，文帝即位不久，封爲皇后。見陳怡安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〈闍提斯那傳〉〉，頁 238，注 43。

- 〈39〉 昇霞：昇，【剛】「升」；霞，【剛】【興】【初】【再】【趙】「遐」。此處指逝世，又作「升遐」。《梁書》卷五〈元帝紀〉：「嗣后升遐，龍輶未殯，承華掩曜，梓宮莫測，並即隨由備辦，禮具凶荒。」
- 〈40〉 禪定寺：隋文帝為祈求獻后冥福而下令建造的寺院，位在京城西南方，寺裡建有高達三百三十尺的七層佛塔，並供奉南朝宋・法獻從西域請來的佛牙。深受文帝信任的僧人曇遷曾駐錫於此。唐武德元年（618），禪定寺改名為大莊嚴寺，隸屬京城的永陽坊。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八〈習禪三・釋曇遷傳〉：「及獻后云崩，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，架塔七層，駭臨雲際，殿堂高竦，房宇重深，周閭等宮闕，林園如天苑，舉國崇盛，莫有高者。」（T50n2060_018：0573c14-17）參見小野勝年，《中国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史料篇》，頁314-319；小野勝年，《中国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 解說篇》，頁199-204。參見曾堯民主譯，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蓋傳〉〉，頁136-137，注30。

參校文獻

一、五代・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・寶巖山動〉

幽州人。標意《十地》，次綜《毗曇》，末究《成實》，故於宗涉獵繁焉，戶牖玄文，疎條本幹。住京仁覺寺，守道自娛，無事交厚。仁壽下勅，送舍利本州，大有靈異在，傳山動等。（B13n0079_011：0236a4）

二、五代・義楚，《釋氏六帖》，卷一一，〈神通化物部第十六・明馭金花〉

瀛州人。初學《涅槃》，後習《攝論》，推尋理源，究括凝滯。勅送舍利濟州崇梵寺，感藥王菩薩體上，大放光明，金榴花色，沙門五人見，而捨戒事塔。（B13n0079_011：0236a4-5）

三、唐・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，卷一七，〈佛德篇第三之三・慶舍利感應表〉

幽州表云：三月二十六日於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。始磨兩面，以水洗之，明如水鏡，內外相通，紫光焰起。其石斑駁，又類瑪瑙，潤澤炫耀，光似瑠璃。至四月二日，起齋行道。至三日亥時，舍利前焚香供養，燈光炤庭，眾星夜朗，有素光舒卷，在佛輿之上。至八日，舍利入函，自旦及辰，函石現文，髣髴有菩薩，光彩粉藻，又似眾仙。其間鳥獸林木諸狀，不常者眾，實難詳審。其有文理，照顯分明。今畫圖奉進。（T52n2103_017：0219b11-20）

濟州舍利本一，至彼現二，放光炤現。聞異香氣，雲間出音，自然鍾聲及以讚善。大鳥群飛塔下。（T52n2103_017：0219c4-7）

引用書目

傳統文獻

唐景福元年（892）・南敘撰〈憫忠寺重藏舍利記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傅斯年圖書館藏，<https://museum.sinica.edu.tw/exhibition/43/item/397/>。

近人論著

入谷仙介

1976 《王維研究》，東京：創文社。

大野雅仁

1990 〈隋朝仏教政策の一側面：舍利塔事業を中心として〉，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39.1：80-82。

小野勝年

1976 〈長安の慈恩寺とその文化〉，《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》15：97-126。

1989 《中国隋唐長安・寺院史料集成》，京都：法藏館。

中村元

2001 《広説佛教語大辞典 上巻》，東京：東京書籍。

今西智久

2013 〈隋仁寿舍利塔事業の基礎的考察——「勅使大德」と起塔地をめぐって〉，《大谷学報》92.2：46-70。

2014 〈隋代佛教政策研究〉，京都：大谷大學博士論文。

史爲樂主編

2005 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

史樹青

1984 〈北魏幽州光林寺考〉，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6：128-130。

名畑応順

1931 〈支那中世に於ける捨身に就いて〉，《大谷学報》12.2：1-43。

石松日奈子

2005 《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》，東京：株式会社ブリュッケ。

李玉珉

2017 〈阿育王像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407：82-87。

李志鴻、曾堯民主譯

2022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八）〈釋道英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8：122-139。

- 李時銘
2013 〈論中古時期石磬與銅磬之遞嬗〉，《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》9：1-19。
- 沖本克己、菅野博史編，釋果鏡譯
2016 《興盛開展的佛教：中國Ⅱ隋唐》，臺北：法鼓文化。
- 林聖智主譯
2023 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明誕傳〉、〈釋明燦傳〉》，《古今論衡》41：146-155。
- 定方晟
1975 〈七宝について〉，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24.1：84-91。
- 岡崎讓治監修
1995 《仏具大事典》，東京：鎌倉新書。
- 邱玉鼎、楊書杰
1986 〈山東平陰發現大隋皇帝舍利寶塔石函〉，《考古》1986.4：375-376。
- 金子典正
2013 〈阿育王像濫觴考——阿育王像說話の成立をめぐって〉，收入大橋一章博士古稀記念会編，《てらゆきめぐれ：大橋一章博士古稀記念美術史論集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美術出版，頁21-32。
- 長岡龍作
2022 〈仁壽舍利塔の思想と舍利容器〉，收入氏著，《仏教と造形：信仰から考える美術史》，東京：中央公論美術出版，頁27-78。
- 許正弘主譯
2024 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世傳〉》，《古今論衡》42：159-162。
- 2025 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三）〈釋僧昕傳〉》，《古今論衡》45：245-256。
- 陳怡安主譯
2022 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九）〈釋智隱傳〉、〈闍提斯那傳〉》，《古今論衡》39：227-239。
- 曾堯民主譯
2024 《〈續高僧傳〉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一）〈釋僧蓋傳〉、〈釋曇瑱傳〉》，《古今論衡》42：132-143。
- 曾布川寬、岡田健編
2000 《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（第三卷）：三国・南北朝》，東京：小學館。

盛會蓮

- 2007 〈隋唐時期幽州弘業寺藏舍利史事考〉，《文物春秋》2007.1：34-37, 68。

湯用彤

- 1962 〈論中國佛教無「十宗」〉，《哲學研究》1962.3：47-54。

郭珮君主譯

- 2019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三）〈釋道豐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3：150-153。

- 2026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四）〈釋智揆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6：126-132。

雷玉華、顏勁松

- 1998 〈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〉，《文物》1998.11：4-20。

鄭雅如主譯

- 2018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一）〈釋慧達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31：149-159。

- 2023 〈《續高僧傳》〈感通篇〉譯注（十）〈釋慧重傳〉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1：160-165。

藏田藏編

- 1967 《日本の美術 16 仏具》，東京：至文堂。

顏尚文

- 1990 〈梁武帝受菩薩戒及捨身同泰寺與「皇帝菩薩」地位的建立〉，《東方宗教研究》新1：43-89。

網路資源

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漢文大藏經 <http://tripitaka.cbeta.org/>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

<http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ihp/hanji.htm>

佛光大辭典 https://www.fgs.org.tw/fgs_book/fgs_drser.aspx

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<http://dict.revised.moe.edu.tw/index.jsp>

全唐詩檢索系統 <http://cls.lib.ntu.edu.tw/tang/Database/index.html>